

程瞻廬著

茶寮小史

商務印書館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9918B

茶寮小史目次

- | | | |
|-----|---------|---------|
| 第一回 | 說冷話揮拳用武 | 丟報紙掃地斯文 |
| 第二回 | 鸚鵡會針砭學子 | 蝙蝠派唾罵名流 |
| 第三回 | 談教育痛詆公敵 | 論成績大吹法螺 |
| 第四回 | 達目的不離於口 | 題渾名匪夷所思 |
| 第五回 | 五更調濫充傑著 | 尖文豪肇錫嘉名 |
| 第六回 | 中學生呼盧喝雉 | 窮措大嚼字咬文 |
| 第七回 | 出風頭後生可畏 | 磨刀背文字無靈 |
| 第八回 | 寫字據銀錢入橐 | 刻詩稿笙磬同音 |
| 第九回 | 女相如僧寺對奕 | 小才子胎裏吟詩 |



第十回 菩薩蠻有聲有色 花鼓戲疑假疑真

第十一回 爲止笑很命捩大腿 因哦詩湊口喫饅頭

第十二回 茶博士直心快口 管城子畫角描頭

續集目次

第一回 王軼千重臨百寶肆 茶博士高談五老峯

第二回 老世伯瑤池返駕 婁先生煤井噴泉

第三回 炫頭銜卡片代潤格 守秩序學子奠生芻

第四回 書房外館僮窺祕密 牀鋪下學究匿殘肴

第五回 奮雌威巧遇罵街婦 誇獺祭相煩速記生

第六回 喫苦頭偷雞蝕米 戳壁脚索疵吹毛

第七回 白羅衫沾染雙污點 黃寡老配列五高峯

第八回 可罵則罵罵亦多術 見怪不怪怪是用希

第九回 失館地自取其咎 改門聯何以爲情

第十回 炫才情侈口談學 善戲謔洗耳聽恭

第十一回 談掌故出恭入敬 逢紀念彩烈興高

第十二回 考據家文章圖結束 旁觀派俚曲作收場

茶寮小史

第一回 說冷話揮拳用武 丟報紙掃地斯文

小小一個茶寮。倒是人海的。照妖鏡。社會的寫真箱。茶博士措檯抹櫬。都已完畢。閒坐爐邊。袖着兩臂。自言自語。發洩他滿肚皮的牢騷。茶博士也有他的說話。且慢發表。但凡做小說的。都有一個常套。提筆便道。話說什麼省。什麼縣。發生一樁什麼事情。現在小子豎起筆來。便沒頭沒腦的亂寫。既沒有說明什麼省。也沒有說明什麼縣。人家評論起來。說得好。便是脫去町畦。標新領異。說得不好。便是信筆亂塗。全無着落實則。小子卻有一番用意。用意何只因書中所敘的事。無論什麼省。什麼縣。都可以常常遇見的。小子若說定了地點。倒像着了痕跡。橫豎空中樓閣。盡是子虛。不妨逞我胸臆。隨便談談。所有書中的人名。都是假設的符號。例

如。代。數。式。中。的。哀。克。司。槐。哀。只。算。個。未。知。之。數。列。位。看。官。的。雅。畧。倘。與。書。中。人。名。偶。合。幸。勿。心。存。芥。蒂。悻。悻。現。於。顏。色。費。無。忌。長。孫。無。忌。爾。無。忌。我。亦。無。忌。藺。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相。如。如。原。來。如。此。小。子。既。已。交。代。清。楚。再。說。那。茶。博。士。喃喃。自。語。道。呀。鐺。鐺。鐺。的。不。是。打。了。三。記。鐘。麼。常。來。的。老。茶。客。都。到。那。裏。去。了。壽。眉。房。裏。怎。麼。靜。悄。悄。地。連。半。個。影。兒。都。沒。有。傍。有。賣。報。童。子。正。在。那。裏。摺。疊。報。紙。聽。着。笑。道。聽。你。說。話。我。可。想。着。一。隻。山。歌。來。了。我。來。唱。給。你。聽。一。月。茶。肆。冷。清。清。兩。個。堂。官。活。死。人。三。把。鉛。壺。洞。洞。滾。四。方。桌。子。鋪。灰。塵。還。有。五。六。七。八。九。十。我。可。記。不。清。楚。了。可。惜。可。惜。如。今。半。個。茶。客。都。無。不。是。冷。清。清。麼。你。袖。着。手。兒。無。事。可。做。恰。似。新。鮮。的。活。死。人。三。把。鉛。壺。果。在。那。裏。洞。洞。煎。滾。四。方。桌。兒。幸。而。沒。有。一。些。灰。塵。要。不。是。呢。件。件。樁。樁。都。可。上。得。譜。了。茶。博。士。心。中。正。納。悶。得。甚。麼。似。的。聽。了。童。子。一。派。取。笑。的。話。兒。立。時。惱。羞。成。怒。颯。的。立。起。身。來。一。拳。打。去。虧。得。童。子。脚。快。沒。有。打。中。茶。博。

士無可洩憤。便把他疊好的報紙。順手一揮。拋散滿地。口裏喃喃罵道。小鬼頭。你敢取笑老子。且試試老子的拳頭滋味。管教你全副脊筋。變成拍碎的菘荳餅。奇語童子見茶博士動了真氣。便也不肯相讓。一口氣趕到爐邊。要想去推翻他的鉛壺。卻被茶博士當胸拖住。喝道。小鬼頭。你當真要同老子作梗……話沒說完。隱隱聽得幾聲痰嗽。一陣履響。茶博士便改變論調。道。好小子。同你頑頑當什麼真茶客。來了。見着成甚麼樣兒。童子無奈。彎着腰兒。撅起着嘴兒。自去收拾報紙。那時肆中早走進兩位茶客。一位是老者。蒼黑面龐。撇着幾絡短髭。年紀在五旬左右。長袍方袖。顧視清高。一位是少年。戴着吒力克眼鏡。衣履翩翩。卻也一表匪俗。兩人走入內廂。沿窗坐定。老者見報紙撒了一地。便向少年說道。軼千這真叫做斯文掃地呢。開口第一句便足顯括全書軼千笑了一笑。尙沒回答。茶博士見是老茶客。怎敢怠慢。端着兩壺壽眉茶。擺在桌上。撮着笑臉。向老者道。張先生。原來張老今天來得

遲了。老者點了點頭道：「今天小學校裏開會，這裏的老茶客都去瞧熱鬧。我們瞧得，不耐煩才到這裏來坐坐。」茶博士道：「開的什麼會？」老者道：「喚做鸚鵡會。」奇語茶博士道：「這名目很希奇。」我亦云然甚麼運動會提燈會，我都瞧過。單有鸚鵡會，不但沒有瞧得，並且沒有聽得。張先生，你可講給我聽聽。」我也聽聽老者拈着短髭，良久，良久，只是含笑不語。葫蘆裏賣甚藥茶博士不得頭緒，便搭趣着走去了。我也要搭趣着走去了正是鸚鵡能言，不離飛鳥；口雖便便，心豈了了。

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二回 鸚鵡會針砭學子 蝙蝠派唾罵名流

老者拈着短髭，笑問軼千道：「這鸚鵡會三字，題得好麼？」軼千道：「題目很新鮮，但不曉老伯的命意所在。」老者道：「這有甚麼難解？你看這輩當衆演講的小學生，乳氣還沒有脫跳上講壇，便鬧什麼歷史演講、地理演講，開口唐宋元明，閉口亞非歐。」

美純是機械作用何嘗自出心裁未可一演講的末二句都說這是學生一得之

愚要請在座諸君原諒確有此我聽了此語渾身肌肉頓起了十萬個瘡癩語奇我

同居家中的小孩今年不滿十齡平日問他孔夫子是何處人孟夫子是何名字

他只睜圓了兩隻小眼向人呆看今天居然出頭露角跳上講壇講什麼東亞歷

史之大意題目滔滔汨汨同背熟書般的一字不遺這都是些崇尚虛榮的教員

預先打着底稿把教鸚鵡的方法教授兒童止求爛熟不求講解臨開會時便誇

獎是學校裏的成績實則教員要賣弄才學何不自己跳上講壇當衆演講倒也

直截痛快犯不着掩耳盜鈴把小學生充做留聲機器其言甚是無如閣下倘把

這般伎倆欺騙學生親族親族豈盡懵懂欺騙會場來賓來賓豈盡昏聩可憐天

真爛漫的兒童先輸入了這種欺騙行爲國民前途可勝浩歎昔人說好好一個

孩子給人家教壞了這便是欺騙二字的流毒純從欺騙二字況且教員預備的

演講底稿其中漏洞甚多疵累百出我也不屑一椿椿的批駁他當時聽得耐煩便不等散會拉着你一同離開會場軼千你是明白人試想這般學校可不是鸚鵡學校這般教育可不是鸚鵡教育這般畢業會可不是鸚鵡畢業會呢老者講得起勁軼千聽得出神不住的用手在腿上拍着彷彿一字一擊節的模樣千軼

此第十一次拍腿所以反觀老者愈加得意又道新舊教育的異點全在誠僞兩個字則然

閣下誠人人都說舊教育不適用於用然而據我看來家塾中的子弟究比學校中的青年少些習氣所以吾的幼兒誓不再進鸚鵡學校裏去讀書然則閣下長子必曾進過鸚鵡

學校敦請一位西席先生在家教授預伏第六回別的學問吾不敢誇讚這誠實不欺的工夫子弟們卻已先入為主終身享用不盡未必怕我並非頑固到底定說新教育不如舊教育但度短衡長起來終覺舊教育少些流弊軼千以為何如軼千道老伯此論可謂懸之國門不能增損一字教育無分新舊全在誠實不欺此語

允老伯的不欺工夫。小姪是素來欽佩的。且慢可惜老伯不去辦學。要是老伯去辦學。這些作偽欺人的流弊。怕不一掃而盡麼。只怕變本加厲老者歎道。作偽欺人。已成了社會習慣。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自負不淺正在太息的當兒。猛聽得一陣革履響。早闖進了三個少年。都是崇實小學校的教員。甚佳名一是教國文的。一是教音樂的。一是教體操的。走到內廂。個個氣喘吁吁。向櫈上直墜的坐下。脫去帽兒。當做紙扇不住的亂扇起來。確似會場新散的光景老者低語軼千道。他們來了。我可要去了。說着。便在懷裏摸茶錢。軼千那裏要他破鈔。早把茶錢付清。老者道。了一聲多謝。匆匆而去。這國文教員。卻與軼千認識。便道。王軼千君。原來姓王今天曾到敝校參觀麼。軼千道。來是來的。只爲張子彝先生坐得不耐煩。原來老者就拉了兄弟。同到此地來喝茶體操。教員插口道。張子彝這老怪物。近來的脾氣愈弄愈古怪了。動不動便吹毛求疵。專與新學界作對。他生在二十世紀。他的思想簡直是十七八

世紀的思想。幸虧他尙識趣。開步走了。三句不離本行他若不走。須捱我一頓毒罵。軼千道。子彛先生是個曾經滄海的人物。他並非反對新學界。不過有激之談。未免言之太甚。國文教員歎了一口氣道。他若是頑固黨。倒也罷了。惟有似頑固非頑固。似開通非開通。忽而新忽而舊。活像一種蝙蝠派。社會裏有了蝙蝠派教育。怎能進步呢。軼千暗想方才子彛說什麼鸚鵡會。他們今又說什麼蝙蝠派。可謂五雀六燕。銖兩悉稱。因向國文教員詢問。蝙蝠派三字意義。國文教員不慌不忙說出一番話來。正是

出奴入主。非素是丹。一南一北。各趨極端。

欲知後事。且闕下文。

第三回 談教育痛詆公敵 論成績大吹法螺

這小小茶寮。卻容納了兩種人物。一種是老成派。像張子彛一流人物。一種是新

進派像小學教員中學生徒一流人物。兩種人物性質各別。喝茶的時間也是不同。除了星期日外。大約每天午後三四點鐘都是老成派在這裏喝茶。四點鐘後老成派漸漸散去。新進派又來上市。上回書中的王軼千他卻周旋於二派之間。既不反對老成派也不反對新進派。現在聽得蝙蝠派三字。只當國文教員有意取笑他。便道：「卜知文君」就是原來國文教員像區區一般人。可算得蝙蝠派麼？知文道：「軼千君說那裏話來。你是抱定宗旨的。不能說是蝙蝠派。兄弟說的蝙蝠派是專指張子彜一流人物而言。」軼千道：「難道子彜先生上了許多年紀。還不曾抱定宗旨。知文道：「他有什麼宗旨呢？兄弟是深知其爲人的。他在十年以前也曾到處演說。提倡學校。彷彿是一位極熱心的人物。後來當了幾年學務科長。荷包裏漸漸有了些油水。卻便變換面目。專同那輩頑固人物往來。對於學校任意譏評。肆力破壞。他若是個一物不知的頑固黨。倒也罷了。最可恨的就是軼千君說的曾經

滄海四個字。越是曾經滄海。他的說話越易動人。聽聞別人只當他是經驗之談。以訛傳訛。對於學校的信用自然一天不如一天。兄弟敢下幾句斷語。越是這種忽新忽舊的蝙蝠派。越是教育界的公敵。體操教習在傍提着喊口令的嗓子道。何便恁般 卜先生的議論異常痛快。我替一般教育家立正致敬。三句不像這般

的。蝙蝠派若不淘汰淨盡。教育前途永遠沒有進步。張子彝還不足道。就兄弟所知的。往往有主持學務的長官。鼓吹教育的鉅子。表面上何嘗不說開通風氣。輸入文明。實則自己家裏的子女。還請了西席老夫子。用着舊法教授。你想可氣不可氣。便算不請西席老夫子。也無非把子女送入外人辦的教會學校去肄業。叫那教育前途如何可以發達。何以有此現象 還有不可思議的一種人。從前出過東西洋。受過博士學士的學位。論起理來。應該把本國的教育竭力提倡一番。才算盡他的責任。叵耐他對於本國教育異常冷淡。求他出些金錢補助本國學

校難如上天。未可一概抹煞情願出了許多學費把自己的幼稚子女送到外洋去留學。

難道偌大的中國連一所完全的小學校都沒有。但大中國儘有完全小學他自

己先瞧不起本國學校叫那教育前途如何可以發達。何以有此現象教育家試捫心自問軼千道

雖是這般說只要本國的學校辦得井井有條成績卓著人家就要反對也叫難

於措詞古人云空穴來風又云朽木生蛀諸位試返身一想社會上對於學校的

信用漸漸不如昔日其中畢竟有個理由止謗莫如自修修身教科書原有這句

格言諸位能身體力行那反對家自然無從置喙了。可謂忠告善道知文聽了此語有些

刺耳便道軼千君你的論調卻又似是而非像我們辦的崇實學校終算井井有

條成績卓著的。別的休提。即就今天開會的成績而論十齡以內的兒童都能

發抒自己的心得登壇演講滔滔不窮只怕東西洋的小學成績也未必超出敵

校之上方才開會時軼千君是耳聞目見的須不是我們撒謊爲什麼一般反對

的仍不免飛短流長吹毛求疵與上一回子彛之說到這裏茶博士提了鉛壺前來

沖茶聽得知文說什麼開會不開會便道卜先生今天開的鸚鵡會想是十分熱

鬧你們學堂裏怎得有這許多鸚鵡不知是綠毛的呢白毛的呢趣語○第一回

會不得頭緒才有此番趣語知文聽了此語宛比丈二長的和尚一時摸不着頭

腦呆呆的只把茶博士瞧着軼千卻是暗暗好笑我也暗暗便道你只管沖茶鵝食

盆內誰要你鴨來插嘴茶博士便沒俶沒佻的去了正是

百忙之中說一冷話言者無罪聞者足戒

欲知後事且闕下文

第四回 達目的不離於口 題渾名匪夷所思

軼千同知文討論教育音樂教員聽得不耐煩竟唱起采王瓜的小調來體操教員提着脚尖兒在地上一踢一踢的以代節拍知文便向賣報童子要了一份報

把背後的戲目細瞧。原來注在此軼千摸着表兒一瞧見已五點鐘了。便向衆人點了一點頭揚長而去。音樂教員待軼千去後向知文說道。軼千不是教育界中人。不懂得教育原理。你只管同那門外漢議論什麼教育。這不是對牛彈琴麼。知文道。時候不早。他們等得够了。還是快走爲妙。不知何事說着便喚茶博士記了茶帳。一哄而出。茶博士收拾茶壺忙個不了。賣報童子道。姓卜的欠了兩個月報資分文未付。今日又被他取了一份報去。不曉得他何日達目的。才能把我的報資付清。咧。茶博士道。怎麼叫做達目的。童子道。你不懂得麼。姓卜的與人談話開口達目的。閉口達目的。有人討酒帳。他說達了目的。再說有人討菜帳。他也說達了目的。再說當時不懂得甚麼。叫做目的。後來可明白了。他們學堂裏的月俸。不叫做薪水。也不叫做工錢。單單叫做目的。虧你想出達目的三字。就是領月俸的意思。上月姓卜的達了目的。東邊討酒帳。西邊索賭債。他紙包裏的目的。奇語攏總不過十二塊。

大。洋。一。經。分。派。目。的。精。光。輪。不。到。我。賣。報。的。身。上。我。向。他。索。討。他。許。我。本。月。達。了。目。的。一。併。付。清。我。眼。巴。巴。只。望。他。早。一。天。達。了。目。的。我。的。報。錢。便。早。一。天。有。了。着。落。他。的。目。的。便。是。我。的。性。命。他。的。目。的。不。達。我。的。性。命。難。保。了。茶。博。士。道。想。昏。你。的。心。呢。姓。卜。的。拖。欠。我。的。茶。錢。統。共。三。十。六。碗。合。錢。一。千。另。八。十。文。還。有。墊。付。餅。攤。麵。館。的。錢。大。約。也。不。下。二。三。千。文。他。若。達。了。目。的。先。要。算。清。我。的。帳。目。那。裏。輪。得。着。還。你。你。要。想。報。錢。真。在。鐵。鏟。上。做。夢。咧。童。子。聽。着。愁。眉。不。展。挾。着。報。紙。怏。怏。的。出。門。而。去。其。時。天。色。傍。晚。茶。寮。裏。面。雖。有。三。三。兩。兩。的。人。前。來。喝。茶。但。都。坐。在。外。堂。壽。眉。房。裏。早。已。空。無。一。人。這。升。茶。寮。的。生。涯。本。來。不。甚。發。達。未。到。黃。昏。早。已。打。洋。閉。戶。來。朝。是。星。期。日。茶。寮。生。涯。較。爲。生。色。早。晨。八。點。鐘。壽。眉。房。裏。一。隻。圓。檯。早。被。中。學。校。裏。的。學。生。團。團。圍。住。這。些。學。生。的。名。字。小。子。也。不。及。細。述。好。在。他。們。都。有。渾。名。綽。號。互。相。呼。喚。當。做。表。字。一。般。原來如此大。凡。中。學。校。裏。的。風。氣。題。渾。名。編。

綽號當做一件重要的學問。作者偏鄭重言之上自校長下至雜役沒有一個不有新式的渾名異樣的綽號。什麼阿木林咧阿土生咧矮脚虎咧印度阿三咧五花八門無奇不有這些渾名綽號不過就各人的形容舉止隨時編造以資笑謔的阿木林定是呆鳥阿土生定是土頭土腦矮脚虎定是侏儒印度阿三定是長人望文生訓算不得甚麼希奇最奇的渾名綽號是用猜啞謎的方法造意很爲曲折若非個中人斷難明白真相小子記得有兩個中學校裏的生徒一個渾名順風糞船。奇更一個綽號井泉童子。奇更凡屬同伴中人莫不以此相呼二人竟直受不辭真叫做呼我爲馬者應之爲馬呼我爲牛者應之爲牛小子不明其中道理暗暗向他同伴詢問一經他同伴說明理由才曉得題渾名編綽號的卻也是一種專門學問不可小覷。作者偏鄭重言之列位看官這順風糞船四字怎麼講究原來這位學生每逢作文的時候不假思索一揮而就交卷讓他最早成績算他最劣一張考試

榜十次有十一次由他捐着同伴喚他做順風糞船是形容他的文章又速又臭的意思匪夷所思若說井泉童子四字也是一個啞謎兒井泉童子者水裏小人也水裏二字又同勢利二字聲音相仿大約這位學生重富欺貧素性勢利同伴贈他這個徽號明明說他是一個勢利小人匪夷所思話休煩絮這天茶座之中井泉童子恰恰在場高聲說道今天是星期日又是清明節原來是清明節可惜現在不有賽會了要不是呢看着燕燕鶯鶯姊妹又要享受許多豔福矮脚虎道前幾天內鼻嘴老鴉在校中散布謠言說什麼今年的賽會異樣出色一到清明日便要萬人空巷舉國若狂這幾句謠言說得校中的探豔團擦掌磨拳躍躍欲立下動員令開緊急會議後來探聽不實才把動員令打消了探豔團下動員令大是怪事阿土生道我們的學校愈鬧愈不像了這般行爲豈是青年學子所做的事偏是阿土生卻能主持正論那時井泉童子向賣報的購了一份小報才看得兩三行突向桌上猛力一拍嚷道

不得了。不得了。衆人聽着個個向他呆看。正是

青年憲事 議論縱橫 涅而不緇 有阿土生

欲知後事且闕下文。

第五回 五更調濫充傑著 尖文豪肇錫嘉名

衆人問井泉童子何事大驚小怪。井泉童子道：這編輯人真冬烘了頭腦，怎麼順風糞船的傑著也都登載在上面呢？衆人聽着都伸長了頸兒，爭先看這報紙。井泉童子道：這一隻清明五更調，不是順風糞船編的麼？前天他背給我聽時說：此種應時小品投到報館裏去，不到三天一定可以刊登出來。我說要是編輯人轄了眼睛才肯登出你的大稿，你何苦白用心思獻什麼醜？我勸你還是藏拙的好。他受了我的奚落，撇着嘴脣一言不發。如今這隻五更調果然登載出來，他見了我又要擺出一副大文豪的面孔，叫人怎樣擺布他呢？矮脚虎道：橫豎你是勢利。

慣的。他若擺出大文豪面孔。你便下氣怡聲。竭力恭維他。幾句這隻順風糞船。經
 你一番恭維。一定扯滿了篷。沒命的向前開駛。一旦觸了礁石。怕不要連人帶船。
 盡行沈沒麼。非想非入說着。引得衆人哄堂大笑。印度阿三道。在小報館裏投稿。只好
 算一個小文豪。在大報館裏投稿。才算得大文豪。此原來有吾有一位表兄。何名表兄
說情不會是很熱心的投稿家。大約通商大埠的著名大報館。沒有一家不刊載他
 的文字。他初投稿時。文名也甚平常。後來用盡許多方法。才把主筆先生的脾氣。
 摸熟。投一篇登一篇。不上三四年。這大文豪三個字。卻輕輕的加到他身上。無論
 什麼出版物。不有他的大著。便有他的序言。那廣告上面。用大字刊着他的別號。
 什麼文學鉅子。咧小說名家。咧著作林之明星。咧文藝場之泰斗。咧重重疊疊的
 高帽兒。頂在頭上。宛如戴着十七八隻炭簍兒。真個名馳四海。譽播九州。寫得有聲有色
 這幾句話。說得井泉童子十分羨慕。便道。像令表兄這般大才。便該有此盛名。用

一份心血自有一份代價似兩語頗大文豪三字純把心血換來實在令人傾倒印

度阿三道真大文豪果然是用心血換來西貝大文豪是用不着心血的你想家

表兄能有幾許心血當真要把一滴一滴的心血去換取那大文豪三字榮譽只

怕大文豪沒有到手心血早已滴盡了原來家表兄自有獵取大文豪的祕訣他

與我無話不談曾把這祕訣講給我聽只是不許我洩漏出來損了他大文豪的

榮譽成一洩漏則不那時座中諸人聽得心癢欲搔我也心定要印度阿三說出這

個祕訣印度阿三情不可卻便道橫豎今天臭嘴老鴉不在座諸位都是慎言君

子我才肯把這祕訣講給大家知曉只是千萬別告訴他人深恐此語傳到家表

兄耳中斷送我一個尖文豪前程語奇衆人聽着不解着我聽忙問道怎麼叫做斷

送你一個尖文豪前程印度阿三道列位有所不知我同家表兄是有特別的關

係我明年畢業以後家表兄允許帶領我出道在那著作林中廝混嗟夫著作地

儀小文豪。我不屑做大文豪。我不敢望大約不大不小做個尖文豪。靠着家表兄
 的大力。是可捏得穩瓶的。諸位聽了。這個祕訣。須要把嘴兒紮得瓶口似的。要不
 是呢。我這尖文豪。前程便捏不得穩瓶了。衆人道。你嘮嘮叨叨了半天。這祕訣。仍
 未說出。請你放心着。我們決不搬唇弄舌。斷送你尖文豪的前程。印度阿三道。那
 麼。我只得把祕訣宣布了。願聞久矣但是說來話長呢。愈長愈妙家表兄天大的情分。竟把
 這個空前絕後的大文豪祕訣傳授與我。鄭重言之他說道。三響組織大文豪的元素
 三分是手汗。七分是面皮。然則心血不造就大文豪的器械。三分是漿糊。七分是
 剪刀。然則墨汁不諸位不嫌煩絮。豈敢我就按了上文所說的次序。分做四段。一
 椿椿講給諸位知曉。願聞久矣怎麼叫做三分是手汗呢。第一段先話未說完。只聽得
 外面壳壳通通的幾聲。此何闖進一個短衣男子。右手執着竹筒。不住的上下顛
 簸。左手挽着竹籃。竹籃上面轟着一束稻稈。稻稈上面插着一串串的山查。南棗。

原來是一個賣糖球兒的小販。那時衆人一窩風的把小販擁住了一篇大文豪的祕傳心訣。就此剪斷。阿呀完了不做美哉賣糖球兒的也正是

鯽魚名士 兔園書生 此標彼榜 豪氣縱橫

欲知後事且闕下文

第六回 中學生呼盧喝雉 窮措大嚼字咬文

原來茶寮裏面常有一種賭博性質的小販。借賣糖球兒爲名。用着三十二根竹籤兒。刻就三十二張牌名。盛在竹筒裏面。任人拔取。以博輸贏。因爲中學校裏的學生最喜弄這頑意兒。然而阿土生一逢星期日。這拔籤的生涯自然比往日利市三倍。這天賣糖球兒的闖進茶寮。衆人不待印度阿三說完。一齊離了座次。把賣糖球兒的團團圍住。然而阿土生你拔一付天方。我拔一付地主。九七張入嘴。人聲嘈雜。竟把方才想做大文豪小文豪尖文豪的心思。一古腦兒都移到竹

笛裏面可見青年崇拜文豪的心理。萬萬敵不過崇拜賭博的心理。單有阿土生卻先行告別道：「我可不要這頑意兒，還不如歸去溫習溫習功課。」衆人道：「你走也好。本來這頑意兒不是你土頭土腦的弄得慣的。」土頭土腦的只會溫習功課阿土生去後，衆人呼盧喝雉，個個興高采烈，冷不備旁邊坐着兩位私塾先生，把他們喧鬧情形一一瞧在眼裏，只是皺眉搖頭，大有鄙薄之意。話分先後，書卻平行。當那中學生議論文豪的時候，這兩位私塾先生早已在傍座泡茶坐定。小子沒有兩張嘴，敍了一邊，自然要丟了一邊。現在趁他們拔籤的當兒，小子且先把兩位先生的來歷交代明白。一位先生姓許，表字彬甫，就是張子彜家中延請的西席。回顧第二回子彜做了幾年學務科長，學校裏的流弊，自然洞若觀火。一時矯枉過正，竟把向年提倡新教育的宗旨，一齊改變。一個簇新的人物，重復守舊起來。曉得彬甫是個癩皮秀才，冬烘學究，撐腸拄腹，都是破爛經書，嚼字咬文，無非陳腐帖括學問。雖

是平常。然而比着胸無點墨的教員。已覺稍勝一籌。所以把他延聘在家教授幼子。好在彬甫失館多年。急於謀一位置。並不計論束修多寡。且又是個謙謙君子。對於居停主人。唯唯諾諾。百順千依。所以賓主感情。頗覺不惡。一位先生。姓巫。表字蘭人。本習商業。後因賦閒已久。沒奈何設個私塾。訓蒙度日。每月紅紙包裹的束修。雖屬無多。好在巫先生是個多材多藝的人物。教書以外。搨搨地皮。看看風水人家。搖會他去做司證人家禮斗。他去做宣卷。他雖是個冬烘學究。然而有此種種生財之道。一月的入款。差不多也有三四十元。比着金絲鏡白篷鞋的學校教員所入。竟不相上下。彬甫見了。未免十分羨慕。因思同做塾師。怎麼蘭人的入款。比我竟加倍。我。我是個秀才。先生他是個火刀先生。論起學問。他不如我。論起財運。我不如他。我不妨低首下心。向他隨時請教。也可得着些生財祕訣。

文豪祕訣方剪

斷生財祕訣又開端

主意已定。便時時同蘭人往來。異常莫逆。這天恰值清明。令節。子曰。店

中循例停止營業。彬甫蘭人兩個閒着無事，便同到茶寮裏去坐。方才泡茶坐定，只聽得隔座五六個青年滿口文豪，鬧得不亦樂乎。蘭人不曉得他們講些什麼，只是坐着打盹。了想是昨夜宣卷辛苦彬甫聽着這般議論，覺得有些作惡喉嚨。一陣奇癢，險些兒把昨夜喫的苜蓿闌干飯一古腦兒都嘔了出來。奇隔了一會這許多青年賭得起勁，天罡地罡一陣亂嚷，竟把打盹的蘭人從睡夢中驚醒。不由的皺着雙眉，只向彬甫努嘴。彬甫微歎一聲，便脫口成文的念道：斯人之徒，不有博奕者乎？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三語不類一味顛頭簸腦，口中念念有詞。何聲不虧得許多青年一心放在三十二根竹籤上，彬甫念的書句一字不曾入耳。縱聽得亦未必領會其意，蓋讀後來學生袋裏的錢鈔賭得空空如也。那三十二根竹籤兒立時寂然不響，未及片刻大家搭趣着走了。彬甫道：這輩惡少去後，茶寮裏面覺得清淨了許多。我們便好暢談衷曲了。蘭人道：他們嘮嘮叨叨講些什麼。

大文豪。咧小文豪。咧尖文豪。咧這些希奇名目。既不像江湖上的切口。又不像市井間的謠談。我聽了。長久簡直一些不懂。心中昏沈沈的。不覺竟睡着了。彬甫你總懂得他們的。意思。彬甫道。有甚難懂。他們口出大言。多見其不知量也。我夫子尼山設教。千秋俎豆。尙說得一句文。莫吾猶人。也不曾自稱文豪。他的高弟子。游先生是東南文學的開山鼻祖。論語上只說得文學子游。不曾說文豪。子游爾小子。乳臭而未乾。毛羽而未滿。兩個而字用得可笑不過在那報紙上做幾篇油腔滑調的歌。曲。竟大着膽。老着臉。開口文豪。閉口文豪。丘垤而思比泰山。行潦而思比河海。飛鳥而思比鳳凰。走獸而思比麒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我便要效法聖人。實行那以杖叩其脛的一句話了。說着。便把手中攜着的一根長旱煙袋。向着檯脚上。邦邦的亂敲起來。引得蘭人哈哈大笑。正是

效法宣聖。代行職權。惜乎老孔。不抽旱煙。

欲知後事且闕下文。

第七回 出風頭後生可畏 磨刀背文字無靈

蘭人道。彬甫你真瘋了。他們早已溜之云乎。你敲檯脚做甚。倘把煙袋敲折了。又要破費你紅紙包裹的財物。有紅紙包中能我且問你報館裏要這些油腔滑調的歌曲做甚。彬甫放了長煙袋。倒杯茶兒。喝了一口。慢騰騰地的說道。老哥有所不知。目今的世界真變做油滑世界了。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報館裏揣摩風氣迎合社會。備着現金徵求種種遊戲文章。博人一笑。實則文章二字關係何等重要。論語上說。又要引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沒有說夫子之遊戲可得而聞也。若把文章當做遊戲。便不成爲文章了。自從報館裏開了這條先例。就有一輩無聊文士。落拓書生。痛快語連作者你也投稿。我也投稿。挖空心思。浪費筆墨。無非想掏摸幾個錢鈔。作爲茶酒之需。這些文字。雖然荒謬可笑。還知引用幾句書卷。尙未

脫讀書人的本色。不料這輩沒有畢業的學校青年居然見獵心喜也要效顰起來。來你做一篇灘簧賦我做一篇五更調別字連篇瞎三話四不怕肉麻偏要技癢。倘然微倖登出比着中了舉人進士刊布鄉會硃卷還要風頭出足頓時大模大樣。眼睛移到額角上遇着我等前輩老先生連正眼都不瞧一瞧你想可氣不可氣呢。蘭人道這也難怪你生氣。但你靠着紅紙包裹東西度日畢竟不甚濟事。吾想報館裏既有這條生財捷徑你也不妨做幾篇油滑的歌曲送到報館裏。掏摸幾個錢也是好的。彬甫搖頭道不行不行。兄弟十年窗下的功夫專代聖賢立言何等重大。現雖科舉停了多年然而時局不定或者還有恢復的希望。若將油滑文字污了筆端將來開科取士身入場中一定做不出文章。難道也好把油滑文字寫在卷上麼。蘭人笑道彬甫你太迂了。目今的世界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圖着眼前便已足夠。夜長夢多怎能想到將來。我只自恨提不起筆。

足下卻有要是自知之明

提得起筆管他油滑不油滑終要做幾篇油滑文字掏摸幾個錢用須知金錢世界弄得到金錢就是第一要着休說油滑文字做做不妨便是白的說成黑的方的說成圓的無論甚麼骯髒文字齷齪文字污穢文字只要許我金錢我都可以做得彬甫你試想想文字雖極骯髒極齷齪極污穢但是賺來的銀洋雪白般的可愛一些兒不骯髒不齷齪不污穢呢道人不堪設想彬甫道你的說話何嘗不是但其中卻有一個道理蘭人忙問什麼道理彬甫道不瞞老哥說你所講的我何曾不早想到報紙上要的東西什麼小說咧筆記咧劇本咧彈詞咧這都是兄弟不屑做的後來容易見報紙上登着一篇入股便把兄弟喜歡得甚麼似的暗想別的文字不是慣家入股文字卻是慣家報館裏既然提倡入股奇語可見恢復科舉便在眼前我何妨小試其技既可博取些酬資又可溫理溫理舊業以備他日下鄉場的地步這不是一舉而兩得有益而無損麼先生善想到這裏便

把報紙上登的八股文細細的揣摩一遍。誰知這篇八股文有其名而無其實。有
其表而無其裏。又用兩個字通篇所說的純是一派油滑說話。全不領清題旨。也不管
什麼犯上犯下。兄弟想這般不堪的八股文。報館裏也肯登出。兄弟的八股文。卻
是清真雅正。守着路閏生先生的規範。報館裏面一定歡迎的了。因此在箱篋裏
面尋出。從前徵俸入泮的一篇八股文。重行謄出。加了圈點。另行寫了一封恭維
主筆的書信。一齊送到報館裏去。以爲即日可以登出。那知候了數天。如石沈大
海一般。今天所登的是什麼。新開篇。明天所登的是什麼。新灘簧。後天所登的是
什麼。時事五更調。惟有兄弟的一篇清真雅正的八股文。始終沒有登出。先生兄
弟等得不耐煩。一連去了三封快信。偷雞弗着那編輯人才把兄弟的八股文寄
還。信上說。尊著尙欠油滑。礙難登載。這兩句批評。直把兄弟氣個半死不瞞。老哥
說。兄弟這篇八股文。曾經王大宗師。高高取中。第二十三名入泮。入泮報單先批

語極華有『絕無油腔滑調繞其筆端』一語不料從前因不油不滑合了大宗師的法眼今日因欠油欠滑受了大主筆的勒帛難道大主筆的法眼比着大宗師還要利害難道從前可以博得一個秀才今日倒不能博得幾角酬資兄弟心中不平我也替先生不平從此再沒有片紙隻字送到報館裏去彬甫說到這裏只見外面急匆匆的走進一人來喚蘭人出門正是

文字變遷 歸于油滑 休矣先生 一筆抹煞

欲知後事且闕下文

第八回 寫字據銀錢入橐 刻詩稿笙磬同音

那人穿了短衲繫了青布襪裙一見蘭人便道巫先生你的生意來了蘭人喜道可是喚我看墳地麼那人搖搖頭兒蘭人道那麼定是喚我去宣卷了那人又搖搖頭兒蘭人道難道又是搖什麼會喚我去做司證麼那人又搖搖頭兒蘭人道

這又不是那又不是我可猜不出了。你不如老實說了罷。那人道：「巫先生請走過一步才好講話。」好事不瞞人那時蘭人離了座次，走到牆隅，那人把嘴緊湊了蘭人耳朶，唧唧噥噥的說了許多話。咬了耳朶蘭人皺眉道：「不行，區區既讀孔聖之書，必達周公之禮，這種傷陰驚滅天理的字據，怎好代人書寫？」那人笑道：「陰隲不傷，衣衫當得精光，天理不滅，肚皮餓得乾癟，俗語道得好：『清打清窮，斷脊梁筋。』」巫先生你何苦呢？說着，又湊過頭去，唧唧噥噥的一回，順手在襴裙袋裏挖出兩三塊銀洋，蘭人笑逐顏開，受了銀洋鏗鏘鏘的納入腰橐。同彬甫點了一點頭，隨着那人匆匆的出門而去。彬甫雖不知蘭人爲着何事，然而察言觀色，已瞧科了八九分心中，不免十分豔羨，呆呆的抽了幾袋旱煙，又向紙吹筒內抽了十幾根紙吹塞在套褲裏面。夫子何爲者會了茶鈔，攜了長旱煙袋，慢慢的回去，不提茶博士收拾茶杯，揩抹桌椅。上午的茶客各自回去喫飯，待到飯後兩點鐘，壽眉房

內來了三位茶客。一位是張子彝，一位是王軼千，還有一位花白鬍子，是子彝的畏友。姓許，號漢儒，本是貢生出身。前清時代，做過幾任知縣。政體改革以後，選居故里，無意出山。嘗同子彝詩酒往來，甚爲親密。這日子彝拉他到茶寮敘話，恰與軼千相遇。三人合坐一桌子。彝近來新刻一部詩稿，前半是他自己的著作，後半是他夫人碧珠女士以及長子少彝的詩草。劉是一門風雅發刻之先，曾經漢儒替他刪定。所以一進茶寮，即便談起詩來，什麼派什麼體，夾七夾八，談個不休。軼千因他們都是前輩先生，只有唯唯諾諾，不敢插一句話。後來漸漸談到子弟身上，漢儒道：長公子的佳作，一往清利，語語從性情中流出，真不愧家學淵源。箕裘克紹，子彝道：大小兒自幼即喜吟咏，兄弟因他性之所近，常把做詩的祕訣。文豪祕訣，財祕訣，以外詩又有做

首。此次拙集付刻，兄弟心上本不願把小兒的詩草附入，因他年紀尚輕，不是刊

布著作的時候。後來給朋友們見了。都說小子有造。後生可畏。像這般鉤心鬪角的著作。倘不付諸剞劂。豈不把令郎的一番苦心。盡行埋沒。兄弟因他們說得不錯。才把大小兒的詩草。附刻在拙荆詩草的後面。下里巴人之曲。不爲大雅詆訶。已是萬幸。今承老哥逾分獎勵。真個受寵若驚。了漢儒道令郎詩筆。果然非凡。尊闡清才。尤稱拔俗。語語琳琅。字字珠玉。同着尊著合刊一集。可謂琴瑟合奏。笙磬同音。語中有刺這幾句話說得子彝精神愉快。骨節輕鬆。拈着幾莖短髭。說出一番話來。正是

虛聲純盜。以詩爲媒。
哀哉梨棗。受此奇災。

欲知後事。且闕下文。

第九回 女相如僧寺對奕 小才子胎裏吟詩

子彝道說也。希奇拙荆所著的夕陽紅溼樓詩草。很與兄弟詩筆相似。別人不知

道的都疑兄弟代拙荆捉刀。我亦實則兄弟素講不欺之學。二回。顧第怎肯弄這虛花自欺欺人。況且拙荆詩才還在兄弟之上。兄弟苦吟的時候。一字推敲。停筆思索。時時向拙荆那裏。就正經他片言指導。立地點鐵成金。全篇生色。所以兄弟的著作得力於拙荆者。居多。石榴裙下拜先生。自願北面就弟子之列。論理呢。兄弟的著作應該附刊在夕陽紅濕樓詩草後面。但是婦唱夫隨。終覺不成說話。語沒奈何。只得把拙作刻在前面了。捫心自問。實在有些顏汗呢。漢儒道秦嘉徐淑。二美並臻。閨房豔福。被足下一人占盡。真叫人又是羨。又是妬。又是佩服。這幾句話。不打緊。早把子彞樂得全體酥麻。同泥菩薩落在湯罐中。一般忙道。拙荆今天有清明。卽事四絕句。兄弟出來的時候。他尙沒有脫稿。現在想已吟就了。好在此地離舍間不遠。待兄弟趕緊回去。向拙荆索取此稿。拜求老哥指政。漢儒道言重言重。既有新著。理當盥誦。今日是清明令節。不可無清明佳詠。足下速向尊闈索取。

此稿以快先睹。子彛忙起身道：去去，卽來。幸請少待，說罷便匆匆出門而去。子彛去後，軼干提起茶壺，在漢儒面前滿滿的敬了一杯茶，便道：子彛先生的福份真不淺。眉山秀氣萃於一門，可以算得詞林佳話。漢儒笑了一笑。笑者從懷裏取出一隻京料鼻煙壺，倒些在桌子角上一抹一抹的抹進鼻孔，隔了一會才道：他在那裏搗鬼？你信他的話則甚。論調軼干驚訝道：子彛先生是誠實不欺的長者，怎麼搗起鬼來？我亦漢儒喝了一口茶，又把襟扣上挂的象牙小梳取在手中，徐徐梳理他的鬚髻。一壁梳一壁說道：子彛誠實不誠實，我卻不敢輕下斷語，但就刊刻詩稿一事而論，子彛可不誠實了。這一部詩稿都是他自己的東西，偏要強分一部份與妻，強分一部份與子，幸虧我選定同他彌縫缺憾，要不是呢？一經刊布出來，只怕多少文人學士都要笑得冠纓索絕，不能掩口。軼干忙問有何笑話。漢儒道：大凡欺人之事，其中終有許多疑竇，許多缺點，一經明眼人瞧出，無不表

裏洞澈如見肺肝

先發一番空議論

子彛的夫人休說頌椒詠絮不是他夢想所及便是

叫他抄一篇伙食帳花椒生薑怕不寫成花菽生江

原來先生熟讀聊齋志異

他的大公郎恰

纔懂得平仄對幾個春風秋月蒼松翠柏的兩字對兒或者不至貽笑若要刊布

詩稿充做詩人只怕六指頭搯卦輪他不著

言之過甚

子彛近來處境稍裕無求於人

便想到名山事業傳之千秋他的詩稿子卻不少大半都是菜子詩大有打油氣

味

原來先生熟讀隨園詩話

他要一齊付刊恐怕瑜不掩瑕倘若從嚴刪削是把自己心血擲

諸虛牝畢竟有些拋捨不得後來方才想出這個主意強把自己的詩稿分爲三

等最好的刻着自己名字稍次的刻着他夫人名字平常的刻着他兒子名字他

知道世人評詩的眼光對於婦人小子的著作往往放寬一步不甚苛求所以施

此狡獪弄此虛花一來免把自己的著作丟棄了二來他夫人及兒子的詩名就

此可以傳布於世這真是一舉兩得的計畫

計畫果然巧妙

發刊的時候把詩稿送我過

日揭開看時真把我笑得腸根都痛他的夫人詩草中有一個希奇題目叫做宿天寧寺與月印長老對奕他的兒子詩草中也有一個希奇題目叫做聞都中拳變有感你想他夫人怎好與和尚對奕便算與和尚對奕怎好形諸筆墨刊諸詩稿雖說從前松雪夫人管仲姬也曾與方丈翰墨往來但是不過談些禪理到底不曾住過宿對過奕偏偏子彘夫人有此一個題目這不是第一樁笑話麼好果然他兒子今年不過二十多歲庚子拳亂是二十餘年前故事掄指算來他兒子尙在胎裏怎麼便有先天的詩草先天詩草名目甚奇雖然白香山七月能識之無然而不會在胎裏吟過詩胎裏吟詩要算他兒子第一遭了這不是第二樁笑話麼好果然軼千正含着一口茶聽得這裏忍俊不禁把一口茶都噴在一件簇新的花緞袍子上面淋淋漓漓溼了一大塊正是

畫虎類犬。刻鵠成鳧。一經點破。笑瞎狸奴。

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十回 菩薩蠻有聲有色 花鼓戲疑假疑真

茶博士見了。忙取一塊新手巾。替軼千把袍上水漬擠乾。漢儒趁這當兒。又嗅了一回鼻煙。便道。軼千你聽了這話。便笑得這般模樣。假如這兩個詩題。真個刊布出來。不知要笑倒幾多文人學士。虧得我是存心忠厚。久久仰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他詩稿中有此兩個漏洞。不得不替他彌補。磨得墨濃。舐得筆飽。便把這兩首惹笑的詩。從頭至尾。一齊抹去。他一部詩稿子。就刪去了。兩大污點。軼千道。老伯果然成人之美。這兩首詩。倘不刪去。一定要惹人家笑話。但是子彘先生的長公子。現在女學校裏。充當教員。想來筆下。還可過去。漢儒道。說起這話。我可又想起一樁笑話了。笑話何多軼千忙喝了幾口茶。道。我可不把茶兒含在口中了。免得又噴溼了袍兒。漢儒笑說道。子彘的兒子。天分卻還不低。若肯用心讀書。未

必不能造就耐。近日西貝名士往往有一種牢不可破的習氣。自己未必便成名士。卻還癡心妄想。要他兒子早早出頭露角。也成一個名士。古人道得好。既得隴。又望蜀。這兩句是形容貪心不足的人物。但近日西貝名士的貪心。還比古人利害。未曾得隴。卻先望起蜀來。子彝正坐此病。所以趕緊替他兒子刊刻詩稿。插着名士的虛幌。別的學問不教他。單單把些詩詞歌賦充做家庭功課。後來又薦他兒子到女學校裏充當國文教員。他自己反對學校。說得學校不值一錢。請了西席老夫子在家教授幼子。可謂舊到極點。偏偏要叫他長子去充當教員。可謂自相矛盾。但是他的意思無非要他兒子早些出道承襲這西貝名士的榮位。他兒子能教書不能教書。便不放在他心上。軼千你試猜猜。少彝第一天到女校裏去上課。用些是什麼課本。取些是什麼教材。軼千道無非幾冊最新教科書罷了。漢儒道少彝所用的教科書現在尙沒有出版。他腹中除了念熟的幾首詩詞。以

外。其他都不省得他踏上講壇。沒有什麼可以講給學生聽。便取粉筆在黑版上寫着一首讀熟的菩薩蠻道。牡丹帶露眞珠顆。佳人折向庭前過。含笑問檀郎。花強。妾貌強。檀郎故相惱。只道花枝好。一面發嬌嗔。碎按花打人寫畢。便打足精神。竭力描摹起來。講得有聲有色。體會入微。他一壁講。一壁演。隨手取一根教鞭。當做美人所折的花枝。俯着頸。踮着脚尖。裝做折花美人蓮步輕移的模樣。好熱是好看逼尖着喉嚨道。檀郎。檀郎。你看花一般的人。人一般的花。兩樣比較。畢竟誰強。好熱是檀郎怎樣對答。佳人怎樣發怒。怎樣將花打人。俱用表情的方法。一般一般的演出。忽而男聲。忽而女聲。忽而笑容滿面。忽而妬態可掬。虧他現身說法。演來畢肖。引得全班女生哄堂大笑。都說先生不是來講書的。簡直在講壇上演唱什麼花鼓戲了。然而花鼓戲是要生日合演。先生演的是獨脚戲。花鼓戲是要塗脂抹粉。先生尙沒化粧。疑假疑眞。還不能算拿手好戲咧。因此學生們替先生上了一個

徽號喚做花鼓教員說到這裏又引得軼千笑不可仰只把肚子亂揉在這當兒子彛早攜了詩稿興致勃勃的從外面走入正是

豔詞一闋 權代教科 兩行紅粉 掩口胡盧

欲知後事且闕下文

第十一回 爲止笑很命捩大腿 因哦詩湊口喫饅頭

二人見子彛走入怕他生疑立把笑容斂着子彛興致勃勃全然不覺向着二人

道。累你們枯坐在此等候了好一會。怪寂寞的。喧笑不遺一壁說一壁捧着詩箋

恭恭敬敬的授給漢儒道閨人吟草格律甚卑要求方家指正漢儒忙說豈敢豈

敢便在腰邊懸挂的鯊魚皮眼鏡袋裏摸出一副玳瑁邊眼鏡徐徐的架上鼻梁

子彛也打傍坐了湊過頭去與漢儒同讀這詩稿軼千想着方才的說話愈想愈

覺好笑。笑聲出口子彛定要疑惑只得下一種強制功夫硬做不笑只是笑聲已

逼。近。喉。嚨。那。裏。收。束。得。住。一。時。心。中。慌。了。只。得。下。死。勁。的。在。自。己。腿。上。很。命。捱。了。一。把。與第二回拍腿遙遙相對皮。肉。喫。了。痛。苦。才。把。這。笑。聲。忍。住。了。那。時。漢。儒。把。詩。箋。瞧。了。一。瞧。說。道。這。書。法。很。像。句。話。未。說。完。子。彝。便。接。口。道。好。叫。老。哥。得。知。兄。弟。返。舍。的。時。候。拙。荆。做。的。清。明。卽。事。四。絕。句。早。已。脫。稿。放。在。鏡。臺。傍。邊。兄。弟。不。問。情。由。取。了。便。走。卻。被。拙。荆。一。把。拖。住。一。定。不。許。攜。帶。出。門。兄。弟。曉。得。拙。荆。藏。拙。心。重。不。比。我。們。男。子。漢。的。筆。墨。可。以。任。人。觀。看。的。因。苦。央。告。了。一。番。下可曾石榴裙拜先生拙。荆。才。許。兄。弟。錄。了。副。本。把。他。的。原。稿。索。還。兄。弟。臨。行。的。時。候。拙。荆。還。嫌。着。兄。弟。多。事。竟。效。女。孃。申。申。之。詈。真。所。謂。偷。寄。鏡。臺。詩。冊。子。淺。嗔。薄。怒。罵。檀。郎。了。軼。千。聽。得。檀。郎。二。字。又。想。着。少。彝。演。花。鼓。的。情。景。禁。不。住。笑。聲。出。口。只。得。又。在。腿。上。捱。了。一。把。先生之腿苦矣那。時。漢。儒。把。這。四。首。絕。句。曼。聲。細。吟。吟。一。句。讚。一。句。把。頭。顛。連。打。幾。個。圈。兒。子。彝。見。着。樂。得。甚。麼。似。的。恰。巧。外。面。餅。攤。上。的。徒。弟。捧。着。兩。盆。熱。烘。烘。的。饅。頭。前。來。喚。

賣子彘。便叫他擺下恭恭敬敬的向漢儒說了一個請字。漢儒也不推辭。一壁咀

嚼饅頭。一壁吟哦詩句。詩句與饅頭孰美。漢儒必曰饅頭哉。一個一個又一個。一個一個又一個。此是咀嚼饅頭。一句一句又

一句。此是吟哦詩句。兩句共十六句。饅頭一枚。四首絕句吟完這兩盆饅頭早已

喫得空空如也。軼千雖在對面坐着。始終沒有染指。茶博士絞上手巾。漢儒抹了

一抹嘴。卸下眼鏡。納入鯨皮袋內。把詩稿摺成方塊。放在懷裏。忙起身道。今天尙

有別事。明天午後再到此間。茶敘尊闔佳著。容帶回去。盥手細誦。說着便提起嚙

子。喚茶博士來算茶錢。尙要假惺惺。軼千手快。早把茶點心錢一并付清。偏是不喫錢。

漢儒說了一聲破鈔。先行告別。漢儒去後。子彘告軼千道。許漢儒先生是當今第

一詩家。不但學問好。并且是個誠實不欺的長者。何誠實不欺者之多也。他的評詩眼光非

常利害。他人的詩稿請他過目。要他稱讚一句。比着鐵樹開花。還要不易。倘果然

合了他的眼光。卻又愛才如命。讚不去口。但是千難萬難的事。何難之有。饅頭八枚已足矣。他

今天見了拙荆的著作。竟這般的傾倒起來。算得破天荒的奇事。他是個心直口快的人。好則說好。壞則說壞。從不曾當着面。竭力稱揚。背着人。卻批評得半文不值。惜乎方才一席話。先生不曾聽得。軼千口裏。雖然唯唯諾諾。心裏卻暗自好笑。此番卻不又喝了。兩開茶。二人各自回家。直到傍晚。崇實學校裏的教員。打罷撲克。一窩風的闖入。茶寮。茶杯到手。便旁若無人。把賭經當做茗談。資料混鬧了許久。臨去時候。不過賣報童子的手裏。又賒去幾份報。茶博士的帳簿上。又添了一行欠帳罷了。筆省正是

兩日茶寮。笑談百出。新舊不同。虛誇則一。
欲知後事。且闕下文。

第十二回 茶博士直心快口 管城子畫角描頭

一宵無話。到了明朝。卻是傾盆大雨。從早晨到向午時分。雨點沒有停止。壽眉房

中不見半個人影。茶博士縱想玉壺買春。老茶客怎肯賞雨茅屋。好容易盼到下午。雨脚稍稍停止。軼千披着雨衣。仍到茶寮來。踐漢儒昨天之約。枯坐了良久。漢儒竟沒有到來。一個人悶得甚麼似的。茶博士無事可做。向軼千搭趣着道。王先生。今天這兩降得很大。老茶客都不上門了。難得你還在這裏喝茶。軼千道。昨天許老先生與我有約。雖是下雨。我卻不能不來。茶博士道。就是那個花白鬚鬚的老頭兒麼。軼千點點頭。茶博士道。提起那個老頭兒。真恨得人牙癢癢的。他去年在這裏。喝了六十碗茶。臨算帳時。他只給我小洋四角。我說。差得甚遠。每碗茶三十文。六十碗茶。該錢一千八百文。他把臉兒一沈。說道。我只喝你十六碗茶。那裏有六十碗。我揭帳簿給他看。他說。你把十六兩字寫顛倒了。卻來硬要人家茶錢。我與他理論。他竟擺出鄉紳架子。把我狗血噴人般的一頓毒罵。我沒奈何。只得自認晦氣。打落門牙和血吞。以後無論如何。再不把茶賒給他了。他昨天提起。

噪子。喊算茶帳。純是裝腔做勢。叫做缺嘴咬蚤虱。有名無實。旁觀者清他把手插入袋內。假做摸錢鈔的模樣。直待人家會了鈔。他才把手伸出。要是人家不會鈔。他便永遠不肯把手伸出。旁觀者清要他破費一文半文。比割他的頭顱。還要加倍痛苦。怨毒

之於人甚矣哉王先生昨天同他客氣。把茶點心錢一概算清了。這叫做肉饅頭打狗來得正好。語趣軼千聽着。免不得點頭嗟歎。可發一歎茶博士道。便是那個姓張的。也是個鄙吝人物。他同王先生喝茶。十次倒有九次。是王先生會鈔。旁觀者清他雖假意客氣。這叫做老太婆吃海蜇。嘴裏鬧忙。語趣還有他家請的西席先生。行爲尤其不堪了。同那姓張的比較。叫做一蟹不如一蟹。旁觀者清他來喝茶。一次這裏豫備的紙吹。止少。終有二三十根。被他塞入套褲裏面。回顧第一一天他竟鬼摸了頭。一根未曾熄火的紙吹。也塞入套褲裏面。隔不多時。套褲裏面失起火來。一時手足無措。殺豬般的亂喊。虧我用水澆灌着。才把這火熄滅了。一隻套褲早已燒成兩個窟窿。小食

判者像這般的人物。平日價子曰詩云。擺出念書人的架子。那知生成的脾氣。還不及我下等人。老實爽快。聽念書人我聞念書人有新舊兩派。這裏的茶客新派也。有舊派也。有新派。既不見佳。舊派也未必妙。我雖是個下等人。然而旁觀者清。五花八門的人物。都逃不過我一雙烏珠。今天在王先生面前開口見喉。嚙說一句心直口快的話。壽眉房裏的上等茶客。除了王先生。簡直沒有一個好人。要尋好人。還是在下等茶客中去尋。咧茶博士說到這裏。外堂來了幾個茶客。只得剪斷談鋒。自去招呼。不提單說軼干。聽了茶博士一番議論。十分感觸。暗想連日在茶寮中所遇的人。不是盜名。便是盜利。茶博士說的話。卻是誅心之論。吾想別處茶寮中的人物。或者不至於此。若處處都像了這裏的茶客。是上流社會的道德。竟不及下流社會人心世道。何堪設想呢。虧得茶博士說壽眉房裏的茶客。還有我一個。算得好人。可見上流社會中。未嘗絕無人物。想到這裏。不禁自負起來。既而

轉念一想心中僕僕的亂跳喃喃自語道我也算不得一個完全人物咧要在上流社會中覓一個完全人物談何容易談何容易那時沒精打采付了茶錢嗟歎而去後來有人把茶寮中三日情形講給小子知曉小子橫豎無事便委託管城子一一敘述出來描頭畫角算做一部社會小說正是

骨。髓。在。喉。 余。豈。好。辯。 有。則。改。之。 無。則。加。勉。

茶寮小史初集就此告竣。欲知後事請觀續集。

茶寮小史續集

第一回 王軼千重臨百寶肆 茶博士高談五老峯

列位看官休得輕視這小小茶寮卻是社會史的出產地沒有茶寮便不見社會的真相（茶寮重要等於史庫）南方繁盛的所在一條巷內至少也有三四處茶寮常日在內喝茶的喚做上茶會茶會裏面物以類聚有官僚茶會有流氓茶會有商業茶會有勞動茶會（別類分門如史之有列傳）七翹八裂的人物共治一爐五光十色的朋友各占片席九腔十八調分明是萬口衙門九流十三教要算做百寶庫肆倘把種種茶寮裏的歷史供我陶寫包括無遺必須仿照各地通志局的成例聘幾位無聊鄉紳充當局長招幾位失館先生充當編纂員派幾位游街城隍充當采訪員規定百元二百元的月薪延長三十年四十年的期限或者

一卷茶寮通史的目錄可以勉強編就（或謂作者言之過甚，然世有設局數年，糜費鉅萬，考其成績，并一卷目錄而無有者，則作者所云初非過甚之詞也）若說小子呢，單靠着一枝禿筆，半方破硯，南腔北調，西抹東塗，既沒有極大的經費，供我揮霍，又沒有極長的期限，任我延宕，所以這部書不喚做茶寮通史，喚做茶寮小史。其中所說的人物，無非文士一流，在那茶寮裏面，不過占着一小部分，尙有其他種種人物，不及兼容，并包只好付諸缺如，望一漏萬的了。（表明主意）話休煩絮，卻說王軼千在公司裏面，請了幾天清明節假，家居無事，專在茶寮裏喝茶，把那種種耳聞目見的情形，一一告訴小子。小子據他的報告，做個藍本，還要描頭畫角，雜以理想之談，便湊成了十二回茶寮小史。後來軼千假滿，到公司裏去供職，茶寮裏發生的事，小子無從知曉，所以編到第十二回，便小小的作了一個結束。倘若軼千不再請假，或者請了假後，不再到茶寮裏去走動，這部茶寮小

史便沒有賡續的機會。要續這部小史，軼千卻是重要的。採訪員他又向小子支取薪水，完全是擔任義務。採訪不採訪，小子無權干涉。惟有停着筆，兒眼巴巴盼那義務採訪員重到茶寮。替吾書增添材料。直到端陽左右，軼千果然請假返里。又到這月茶寮裏去喝茶。軼千一進茶寮，小子便不愁沒有文章了。這天軼千飯後無事，信步走入茶寮。只因時候尚早，壽眉房內靜悄悄不見一人。便在臨窗的座次泡茶坐定。茶博士生怕茶客寂寞，一壁兒揩抹桌椅。一壁兒便同軼千隨意攀談。軼千有兩三個月不在這裏走動，便把茶寮裏的近狀略問幾句。茶博士道：這裏的生意叫好也不好，叫歹也不歹。鄉下人弗識串字（喚做甚麼）喚做中中罷了。軼千道：壽眉房裏的茶客料想沒有甚麼更動。茶博士道：只有你王先生幾個月沒到這裏來。其餘的茶客卻是外甥提燈籠（叫做甚麼）叫做照舊。左近又新立了一個圖書館。館裏的先生閒着無事，常到這裏來走動走動。所以壽眉

房裏的茶客比從前卻增添了幾位。軼千道圖書館裏的先生常川來喝茶的是誰。茶博士道大約也有三四位。烏菱髭鬚的是陸先生。兩耳招風的是潘先生。五短身材的是何先生。還有紫膛色臉兒滿面痘疤的便是圖書館裏的書記員周先生。（此人以特筆寫之）軼千聽着大半都會認識。便把頭兒略點幾點。茶博士笑道。這周先生叫老不老。叫少不少。年紀在四旬左右。這裏的老茶客卻替他取個渾名。喚做五老峯。（渾名甚奇）軼千道。因甚喚做五老峯。茶博士道。當時我猜他是排行第五。但是排行第五無非叫一聲老五。不該喚做五老峯。況且這裏的茶客當着周先生的面並不喚他五老峯。周先生一去他們便五老峯。長五老峯。短七張八嘴的議論起來。所以我猜五老峯三字一定是不甚體面的渾名。大約這裏的老茶客以及賣報的小廝打雜的小夥提起五老峯沒有一個不曉得是周先生。若問周先生自己卻還瞞在鼓中不知五老峯是誰呢。（五老峯三字篇

中凡九見五老峯之真相，須待數回以後，才能了解。軼千還要向下問去，卻見張子彛等一輩茶友，聯翩入室。茶博士泡茶要緊，便走開了。正是

器小易溢。量窄易封。咫尺之地。有五老峯。

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二回 老世伯瑤池返駕 婁先生煤井噴泉

張子彛等既入茶寮，同軼千寒暄了幾句，在隔座泡茶坐定。同子彛一起來的，一位是子彛的老友婁師古，一位是子彛的外甥袁志新（原來是一古一新）那兩位性質各別，服裝互異。師古是著名的考據家，衣服甚爲古樸，眼鏡大似茶杯，袍袖寬似袈裟，套褲相似燈籠。志新是簇新西裝，翩翩年少。子彛拉着兩位不倫不類的，人物坐在一起，別人見了，只當他有意玩笑，其實不然。子彛今天到親戚家去弔奠，恰與師古志新兩人同席。席散以後，同路返家，經過茶寮，不過順便歇足。

罷了。(只因歇足，遂致角口。)軼千見子彛等三人面有酒意，便問今天在何處酬應。子彛道：「今天是蕭仁甫的老太爺開弔。仁甫是本縣第一區的學務委員，同那學界中人素有往來，所以一切教育行政人員，大半在場。本區的小學教員借此巴結委員老爺，更沒一個不到。(卜知文等當然在場)懸挂的輓聯不下百數十副，都是絕妙好詞。我也懶去研究。後來看到一軸祭帳，也是一位小學教員送的。祭帳上面的字樣，卻是匪夷所思。幾乎把人笑倒。子彛道：「祭帳的上款是某某老世伯大人千古，下款是世姪某某拜輓。中間四個金字叫做駕返瑤池，說着拍手大笑。軼千也忍俊不禁，連呼絕倒。在這當兒，考據家婁師古先生從懷裏掏出一個古銅鼻煙瓶，把整塊的鼻煙塞入鼻孔裏面。一壁兒嗅煙，一壁兒瞧着屋梁在那裏搜覓考據材料。比及子彛笑畢，師古道：「子彛，你笑他把四字弄錯了。據我看來，不見得一定弄錯。子彛忙問其故。師古又塞了幾塊鼻煙，便道：「駕返瑤池四字。」

誰人不曉得是西王母的典故。然而西王母未必一定是女。所以駕返瑤池四字不好說。他一定弄錯。子彛笑道：先生的考據學。兄弟是素來佩服的。但說西王母不是女子。兄弟卻不能無疑。既然喚做西王母。不喚做西王父。（雖無西王父。卻有東王公。）望文生訓。自然是個女子。師古道爾雅上。只說西王母。披髮戴勝。虎齒善嘯。不曾指定他是男是女。若說喚了西王母。定是個女子。從來男子。女名的很多。咧。孟子所說的馮婦。左氏所說的盧蒲嬖。申夜姑。叔孫婣。杞伯息姑。歷代史傳上所說的丁夫人。楊奴。李安人。馬仙婢。司空命婦。諸如此類。不可勝數。你若望文生訓。便要一一當他們是女子了。這幾句話。子彛卻沒得辯駁。惟有連連點頭而已。旁坐的袁志新。老大不服氣。昂昂的說道：中國的文字。委實是沒有絲毫價值。（當頭一杓冷水。）這句話不打緊。卻把滿口考據的師古先生嚇得一跳。便圓睜了兩眼。隔着銅邊眼鏡。只向志新惡狠狠的瞅着。志新又道：我說中國文字

沒有價值。只爲男女不分。雌雄莫辨。這是文字上大大的缺點。大凡研究文字。不能不知品性。品性者。英文中之琴段也。屬於男性的。喚做末斯克林琴段。屬於女性的。喚做翻密能琴段。所以是男是女。是雌是雄。揭開文字一望而知。講到中國文字。那就含糊了。女可以算男。男也可以算女。雄可以算雌。雌也可以算雄。這是中國文字不如我們英文的。確證。師古憤然道。足下議論。大堪噴飯。英文上面。既然加着我們二字。中文上面。怎不加着你們二字。這幾句話。卻把志新的口堵住了。志新本來飲着幾杯酒。兒經師古這般詰問。宛比喝了幾大觥。罰酒。緋紅滿面。直徹耳根。一時沒做理會。處掀起衣袖。把手表望了一望。自言自語道。這時可二句多鐘了。子彞生怕他們衝突起來。便湊趣的說道。志新瞧着手表。可是預備腳。闊志新起身道。母舅請寬坐。外甥尙要去訪個朋友。說着。便喚過茶博士。還了茶錢。履聲橐橐的去了。師古餘怒未息。憤憤的說道。近來少年。新進學得幾句西文。

皮。毛。便。眼。睛。插。到。額。角。無。法。無。天。的。亂。談。像。方。才。令。甥。這。般。議。論。兄。弟。聽。了。直。欲。鼻。端。噴。火。說。到。這。裏。師。古。先。生。的。鼻。端。雖。不。曾。噴。出。甚。麼。火。來。然。而。煤。井。裏。面。早。有。兩。道。流。泉。噴。出。(奇語)他。把。整。塊。的。鼻。煙。塞。入。鼻。孔。鼻。煙。同。涕。液。化。合。黃。澄。澄。濕。黏。黏。的。東。西。漸。漸。流。到。脣。邊。這。便。喚。做。煤。井。噴。泉。軼。千。見。了。眉。頭。緊。皺。師。古。不。慌。不。忙。伸。起。兩。個。指。兒。在。那。脣。邊。一。擦。順。手。把。涕。液。抹。在。檯。脚。上。依。舊。侃。侃。而。談。旁。若。無。人。正。是

新。舊。思。潮。 抵。拒。甚。力。 不。比。液。涕。 容。易。黏。結。
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三回 炫頭銜卡片代潤格 守秩序學子奠生芻

子。彛。見。師。古。嘔。氣。忙。道。先。生。同。這。小。孩。子。理。論。甚。麼。近。來。一。般。新。人。物。的。論。調。我。也。聽。得。厭。煩。了。不。是。說。中。文。應。當。廢。棄。定。是。說。中。文。亟。宜。革。新。不。是。說。中。文。違。反。

世界的潮流。定是說中文妨礙科學的進步。畢竟這些說話中肯不中肯。合理不合理。我且置之不論。我所不解的他們口口聲聲說愛國。卻又口口聲聲說不愛國。國文難道不愛了。國文便算愛國。愛了國文便不算愛國麼（此亦今日一疑問）這幾句話說得師古異常得意。鼻孔裏面又塞進了幾塊鼻煙。軼千細味子。子彛之言。卻也連連嗟歎。子彛道。軼千。今天應酬場中的笑話。還不止方才說的一樁。軼千忙問。又有何事。子彛道。近來的名片。真愈弄愈古怪了。我方在仁甫家中。看見一張卡片。一半兒似官場中的履歷。一半兒似商店裏的廣告。卡片前面。除姓名別號籍貫外。還排列着七項煌煌銜條。一是縣知事。考取第十名私塾教員。二是代用國民學校主任教員。三是候選國民學校校長。四是鄉約宣講員。五是教育改良社社員。六是中華民國乙級選民。尚有一條。我卻想不起了。師古道。你怎把最有趣的一條忘卻了。第七條是善價待沽室撰述員。子彛道。畢竟考據家的

記憶力強。這一條果然詫異。然而還不算奇。卡片的後面印着善價待沽。室詩文潤格祭文。每篇若干元。壽詩每首若干元。壽聯輓聯每副若干元。像這般不衫不履的卡片。要算古今罕有。軼千笑道。像這般的卡片。用得着一句官話叫做什麼東西了。師古顛頭播腦的說道。二公的議論區區。也有考據（先生又有考據）子彛說的不衫不履。這句話見於張說所撰的虬髯客傳。軼千說的什麼東西。什麼二字當作拾沒集韻云。不知而問曰。拾沒沒字。母果切。音麼。至於稱物曰東西。始於齊書。豫章王疑傳。上謂疑曰。百年亦何可得。得東西一百於事。亦得什麼。有什麼的出處。東西有東西的來歷。可見常言俗語都有考證。軼千點頭道。師古先生功深考據。左右逢源。令人欽佩無已。師古口中雖是遜謝。面上卻甚得意。彼此閒談了多時。子彛向師古道。你介紹的西席先生。今天須去拜訪。拜訪才是。師古道。要去便去。這時已過三句鐘。去得遲了。他要出門。不免徒勞往返。說着二人同

時起立向軼千點了一點頭約他明天一句鐘在這裏茶敘子彘師古去後軼千冥目凝神把方才的說話覆想一遍卻自暗暗好笑正待離座出門忽聽一陣步伐聲響卻是崇實學校裏的教員（久違了）率領學生二三十人向着茶寮而來比到門首體操教員喝了一聲立停大家都站住了體操教員又喝了一聲散隊大家搶入茶寮亂嚷泡茶泡茶早把外堂十幾張桌兒一齊佔去督隊的幾位教員另在壽眉房中泡茶坐定解衣磅礴熱汗淋漓軼千忙問國文教員道卜知文君今天貴校學生是從何處旅行回來知文尙沒回答體操教員搶着說道今天是學務委員蕭仁甫先生的老太爺開弔仁甫先生是教育鉅子學界明星對於敝校尤具熱忱曾說敝校爲各小學之冠成績卓著生徒尤彬彬有禮（久仰久仰）所以今天敝校學生感恩知己異口同聲定要前去送喪我們不能拂其所請只得率隊前往今天蕭宅送喪的學生不止敝校一起若說秩序井然周旋中

禮。敝。校。要。算。首。屈。一。指。久。仰。久。仰。軼。干。聽。着。免。不。得。肅。然。起。敬。道。這。都。是。諸。位。訓。練。之。功。所。謂。強。將。手。下。無。弱。兵。良。師。門。下。無。劣。徒。話。尙。未。畢。忽。聽。得。外。堂。一。片。喧。嚷。原。來。許。多。彬。彬。有。禮。的。學。生。在。那。裏。爭。先。喝。茶。一。言。不。合。竟。爾。吵。鬧。起。來。甲。生。扯。破。了。乙。生。操。衣。丙。生。踏。壞。了。丁。生。操。帽。他。們。年。紀。雖。輕。聲。音。卻。甚。宏。大。破。口。詈。罵。各。不。相。讓。攏。總。不。過。二。三。十。個。學。生。吵。鬧。的。聲。浪。不。讓。千。軍。萬。馬。慌。得。體。操。教。員。敞。着。胸。膛。趕。緊。前。去。排。解。軼。干。不。耐。喧。鬧。乘。着。擾。亂。的。當。兒。獨。自。出。門。而。去。正。是

學。子。莘。莘。教。授。有。法。曾。不。須。臾。鬧。如。鵝。鴨。

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四回 書房外館僮窺秘密 牀鋪下學究匿殘肴

明日午後一句鐘。軼干因子彛師古曾約茗談。吃過午飯。便去踐約。比至茶寮。子

彙未到。師古早在那裏泡茶坐候。相見讓坐已畢。茶博士提着鉛壺。進來沖水。便向軼千道。昨天這輩小學生。鬧得不可開交。王先生你走得早。這齣戲。只看得半本。軼千道。以後便怎麼樣。茶博士道。下半本花樣多咧。（全武行耶。打出手耶。）這輩小學生。起初不過鬥口。後竟鬥起力來。麻雀雖小。倒也吃鬥。惹得往來行人。黑壓壓的擠滿一屋子。軼千道。昨天有教員在場。難道不喝阻。任他們打架不成。茶博士道。喝阻自喝阻。打架自打架。教員先生到了。這般地步。變做燈草拐杖。做不得主。那時卜先生沒得法兒。想出一個計策。說你們再不住手。簡直要鬧出小人命了。我不能擔當這個干係。只得到外面去喚巡警。把你們帶到區裏去。重辦學生。聽得要喚巡警。方才有些害怕。一場惡鬧。就此罷休。只苦了我們的茶寮。砸破了。兩隻茶杯。拉折了一條板櫂。說着。唉聲歎氣的提壺而出。師古道。學校流弊。一至於此。子彙不願把兒子送入學校。託我物色館師。正爲杜絕流弊起見。（然而

館師又有館師之流弊，軼干道。子彛先生府上的西席，不是請着許彬甫麼？（回顧第六回）怎麼沒有多時，又要更動起來。師古嗅了幾塊鼻煙，慢騰騰地說道：「提起許彬甫笑話，正多咧！他初就館的時候，倒也悉心教導，不發脾氣。子彛待他，卻也不薄，每日供膳，力求豐腆，逢着三六九的日期，另加紹酒一壺，佳餚四碟，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要是有些天良的，便該感恩知己，力圖報答。無如許彬甫擇交不慎，專與那些不尷不尬的人物往來，有一個朝設蒙館，暮做宣卷的巫蘭人（回顧第六回）他視爲性命道義之交，朝夕過從，不知研究些甚麼（無非生財祕訣）俗語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師古說到這裏，又夾雜他的考據學道（先生又有考據）這兩句，也有來歷。唐王續所撰的《負苓》者，傳云：『麗朱者，赤附墨者。』黑彬甫的病根，便在這兩句上。他自與蘭人爲友，聽了他的唆使，館課便漸漸的鬆懈起來。在東翁面前，卻有種種要求，一酌加月費，二每日設酒，三捐除夜課，四

星期放假子彘因延師不易一一勉強應允然而心中未免有些不快彬甫這番要求如願而償自然要感激蘭人指導之恩蘭人也自居其功常常拉着彬甫到小酒肆裏去喝酒彬甫素性吝嗇捨不得自己破鈔又卻不過蘭人情面虧他異想天開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軼干問計將安出師古又嗅了幾塊鼻煙便道彬甫在館中常嫌酒肴菲薄不够大嚼館東沒奈何只得吩咐廚役從豐供給彬甫每在吃飯的當兒叫館僮不須伺候只須把酒餚擺上飯桶端整他會自斟自酌自己盛飯館僮去後他又把門兒掩了加上了門大有機要重地閑人莫入的意思館僮莫明其妙只得暗自納罕（葫蘆裏賣甚藥）一天館僮在門縫私自張望要看師爺作何舉動彬甫的祕密竟被館僮窺破原來彬甫把吃剩的酒肴一一收拾餘酒傾在洋瓶裏面殘肴包在荷葉中間又取一張報紙把兩件東西封裹完密安放牀下猶恐露出破綻忙把牀下放的舊釘靴移在紙包前面遮掩

痕跡（絕倒）安置妥貼。然後拔門啓門。放館僮入內收拾杯箸。自謂計出萬全。十分秘密。誰知館僮早已一一瞧在眼裏。比及彬甫放學出門。館僮便暗暗的跟在背後。見彬甫蹙過一條巷。走入一家門內。館僮認得便是巫蘭人的家裏。好在牆卑室淺。窺見室家之好。館僮靜悄悄伏在門外。向內瞻望。卻見彬甫取出紙包內的東西。與蘭人對坐小酌。便把目覩情形回家報告。主人任是子彛好耐性。可也忍耐不得了。說到這裏。恰見子彛走入茶寮。一席談話。就此剪斷。子彛坐定後。便道：你們想候久了。我在中途恰恰遇着了五老峯。被他纏住絮聒了良久。才來得遲了。軼千正不知五老峯的解釋。便向子彛請教。子彛正待說時。忽聞外堂一片嘈雜。又有何事。夾着婦女吵罵的聲音。正是

婦女罵街。無關重要。考據先生。又添資料。

欲知後事。且閣下文。

第五回 奮雌威巧遇罵街婦 誇獺祭相煩速記生

原來里巷之中常有一種習慣逢着打架門口分解不開便扭到茶寮裏泡壺茶兒評論曲直喚做吃講茶在這當兒茶寮變做臨時審判廳茶客喜管閒事的便可代。行。審。判。官。的。職。權。誰。是。誰。非。誰。曲。誰。直。一。經。衆。茶。客。公。斷。便。似。下。了。判。決。書。雙。方。再。沒。有。什。麼。話。講。那。敗。訴。的。一。方。面。照。例。須。把。衆。茶。客。的。茶。錢。都。由。他。一。人。還。清。算。是。認。罰。的。意。思。這。天。在。茶。寮。裏。吃。講。茶。的。卻。是。兩。個。潑。辣。婦。人。年。紀。都。在。五。旬。左。右。(老。而。好。鬪)面。部。都。漲。得。血。一。般。紅。(恰。是。天。然。胭。脂)一。個。面。上。有。抓。破。的。創。痕。微。微。挂。血。一。個。衣。領。扯。得。粉。碎。把。胸。膛。都。露。了。出。來。(此。是。時。裝。袒。胸。婦。女)恰。在。巷。裏。打。架。被。衆。人。勸。到。茶。寮。當。着。公。衆。判。個。青。黃。皂。白。兩。婦。人。盛。怒。之。下。各。不。相。讓。先。把。桌。面。拍。得。震。天。價。響。激。得。幾。隻。茶。碗。立。時。活。動。起。來。在。桌。子。上。捉。對。兒。跳。舞。(茶。碗。跳。舞。奇。絕)衆。人。道。有。話。好。講。打。破。了。茶。碗。是。要。賠。償。的。兩。

婦人都使着破鑼般的喉嚨（活畫）夾七夾八不知叫罵些甚麼在那叫罵的當兒另有叫罵的姿勢（有何姿勢）擎起着手臂一伸一縮好像在那裏猜拳行令（活畫）又把頭兒一顛一播那腦後拖的髮髻隨着顛播的姿勢綽板般的打動（髮髻打綽板奇絕）這茶寮的內廂外堂只有幾扇欄杆作界外堂鬧得不可開交內廂坐的茶客也只得翦斷談鋒呆呆的向外堂瞧看鬧了多時便有幾個善做和事老的茶客喝着有話好講休得恁般囉呢兩婦人都要搶着先說衆人指着面有傷痕的婦人叫他先訴啓衅的情由這時師古湊着軼千的耳朵道可是我的考據資料來了（先生到處都有考據）你可預備着紙筆聽我使用軼千不知他葫蘆裏賣甚藥便探懷取出鉛筆同袖珍簿說道紙筆在這裏先生有何使用師古道潑婦罵街卻有許多來歷我們橫豎無事何妨靜聽靜聽也是研究學問的好機會（可是研究罵街學）軼千問怎樣研究師古不慌不忙摸出煙壺在

桌子角上拍出一大堆鼻煙，便道：「你執着筆看我嗅鼻煙爲號，我嗅鼻煙一次，你把婦人的說話鈔錄一句在袖珍簿上，嗅幾次便鈔幾句，少頃自有分曉。」子彥道：「這般研究法，卻也別開生面。」軼千本是書記員，速記的本領向來極大，鈔錄幾句說話，想不費甚麼吹灰之力，軼千笑了一笑，真個執筆在手，耳聽婦人的說話，眼看師古的鼻孔（手揮目送，耳聽卻甚辛苦），說時遲，那時快，這面有傷痕的婦人，早在外堂開始訴訟道：「他與我本是一屋同居，我今天吃過了中飯。」婦人說到中飯二字，師古趕把鼻煙一嗅，軼千在簿上寫着中飯（第一條中飯）。『覺得有些倦意，便在自己房裏午睡，正在一認……』師古又嗅軼千又寫了一嗅（第二條一嗅）。『好睏的當兒，誰知牀頭發出一種聲響，膈膈膊膊。』師古又嗅軼千又寫了膈膈膊膊（第三條膈膈膊膊）。『我只道是鼠子作祟，又道是貓兒打架，誰知卻是這作賊的虔婆。』師古又嗅軼千又寫了虔婆（第四條虔婆）。那衣領破

碎的婦人辯道：『我到他房裏並不是偷摸東西。我正急着要出恭。』師古又嗅（哈哈）婦人出恭。先生何嗅之有。軼千又寫了出恭（第五條出恭）。一時沒了草紙到他牀頭要討取一張草紙。誰知這潑婦不問情由，即便高聲大罵。師古又嗅軼千，又寫了高聲大罵（第六條高聲大罵）。面有傷痕的婦人道：『你還要抵賴你青天白日闖到我的房裏，明明就是三隻手。』師古又嗅軼千，又寫了三隻手（第七條三隻手）。衣領破碎的婦人帶哭帶罵道：『賤潑婦，你死到冥間要被地獄裏的夜叉。』師古又嗅軼千，又寫了夜叉（第八條夜叉）。『割去你的舌頭。』師古又嗅軼千，又寫了舌頭（第九條舌頭）。『自古道捉賊要捉賊，捉姦要捉姦，要捉雙。』師古又嗅軼千，又都寫了（第十條捉賊要捉賊，捉姦要捉雙）。在這當兒早聽得一陣步履響，內廂又來了三位茶客。打首的一位紫膛色臉兒，滿面痘疤（其人爲誰，看官記得否）。一到內廂，便嚷着軼千在這裏寫甚麼一壁說一

壁便湊到軼千肩旁。瞧那袖珍簿，不覺哈哈大笑道：「軼千瘋了！你寫的是甚麼話。咧，正是。」

俚語村言，也算資料。惹得旁人哈哈大笑。

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六回 喫苦頭偷雞蝕米 戳壁脚索疵吹毛

列位看官，你道這哈哈大笑的是誰？原來不是別個。這人姓周，表字別溪，現充圖書館裏的書記員。綽號五老峯的，便是（原來是他）那同來的兩位。一位姓何，一位姓陸，都是圖書館裏的同事。軼千同別溪本係熟識，又聞他新上了五老峯的徽號，滿腹疑團，莫名其妙。正待請教子彘，卻被這兩個婦人一鬧。師古又談起罵街考據，一時無從插嘴。現在罵街考據，尙沒寫完。五老峯驀地飛來（變做飛來峯了），又不好當着別溪的面研究五老峯的來歷。三神山忽離，忽即悶葫蘆難。

剖難分。軼千獨自呆呆的着想。子彙早把師古研究罵街學的一番說話。向別溪說了。別溪也不說甚麼。鼻端裏哼了一哼。（哈哈於先，哼哼於後，哼哈二將，一身兼之。）便與他的兩位同伴。坐在隔座喝茶。師古正要賣弄他的獼祭本領。叫軼千把許多故實。一一鈔在袖珍簿上。預備做個談料。現在無端被別溪打斷了。便覺老大的沒趣。再要研究時。外堂門口的婦女。業已辯論終結。好好的一篇考據。學沒有完卷。未免有些可惜。因此只把桌上的鼻煙。川流不息般的納入鼻孔。仰着頭兒。一語不發。在這當兒。茶博士伸長了脖子。提起了喉嚨。高喊一聲。內廂外堂的茶錢都有了。接着一陣脚步。雜沓的聲響。那吃講茶的婦人。同那趕熱鬧的看客。都已一哄而出。外堂聲浪立時寂靜。子彙拈着幾莖短髭。笑道。飲茶不須破鈔。真是千載一時的機會。隔座的別溪。接道。假如天天有人在這裏吃講茶。我們出門也可免帶錢囊了。少停。茶博士搭趂着走來說道。這私闖房戶的婦女。儉雞

弗着蝕把米內廂外堂統共三十六碗計錢一千零八十文都罰他一人會去諸位先生不必破鈔了別溪沈着臉道誰希罕這幾碗茶（論調又變）今天教育廳長俞雲老（廳長俞雲老）備着盛筵寫着帖兒來請我我都不去區區這幾碗茶我那裏瞧得上眼同座的何陸二人道別溪既這般說你只算茶錢並沒會去何妨慷慨慷慨把壽眉房裏幾碗茶都由你一人破鈔別溪道不是這般說使錢要使在分寸上明明他人把茶錢會去了我又要拿出茶錢來不是壽頭定是錢頭了師古嗅了一回鼻煙先行告別臨走時叮囑軼千道你把壽頭錢頭兩典故也錄在簿上明天午後仍在這裏晤面同你細細的考究軼千真個把壽頭錢頭一寫了（第十一條壽頭錢頭）師古去後別溪走過來就在師古的空座坐了一寫了（須要留心）喚過茶博士把桌子角上餘剩的鼻煙用抹布抹去了軼千道師古先生的外表雖是恹恹無華論他的才學倒也五花八門話沒說完別溪搶說

道。老。妻。這。怪。東。西。有。什。麼。真。實。學。問。拾。得。幾。本。破。爛。冊。子。記。得。幾。樁。生。僻。典。故。卻。便。搖。搖。擺。擺。不。可。一。世。挂。着。博。學。鴻。儒。的。牌。子。大。言。不。慚。無。非。自。欺。欺。人。軼。千。同。他。去。講。學。真。叫。做。問。道。於。盲。咧。軼。千。道。當。此。國。學。陵。夷。的。時。代。只。要。拾。得。幾。本。破。爛。冊。子。記。得。幾。樁。生。僻。典。故。已。似。鱗。角。鳳。毛。不。可。多。得。別。溪。搖。了。幾。搖。頭。忙。道。軼。千。不。是。這。般。說。法。讀。書。人。過。於。枵。腹。固。非。所。宜。然。而。研。究。國。學。也。該。有。個。先。後。緩。急。的。次。序。正。經。正。史。是。人。生。必。讀。的。書。宛。比。布。帛。菽。粟。須。臾。缺。他。不。得。治。經。治。史。倘。有。餘。力。方。可。瀏。覽。各。種。雜。書。以。廣。聞。見。老。妻。這。怪。東。西。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把。經。史。束。之。高。閣。專。喜。搬。弄。些。雜。書。怎。好。算。得。學。問。說。到。這。裏。便。豎。起。一。個。大。拇。指。道。若。說。淹。貫。經。史。除。了。我。們。館。長。杜。才。老。館。長。杜。才。老。並。世。更。沒。二。人。他。做。秀才。時。是。個。名。諸。生。中。了。舉。時。是。個。名。孝。廉。入。了。詞。曹。時。是。個。名。翰。林。通。籍。數。十。年。手。不。釋。卷。目。不。窺。園。與。那。白。屋。書。生。無。異。像。才。老。這。般。高。才。碩。學。見。了。兄。弟。尚。且。

異常謙和不說。就正有道。定說請教高明。不比老婁。這怪東西。動不動。插起一雙。怪眼睛。搭着十足臭架子。子彘笑道。別溪。你會同師古談過。考據沒有。別溪道。誰耐煩。同他臭講究。偏是他不肯藏拙。當着人前。絮絮叨叨。賣弄他的本領。便桶有便桶的考據。夜壺有夜壺的考據。（所謂道在矢溺）像這般的臭講究。便算元元本本。考據正確。終覺不登大雅之堂。兄弟偶把經籍上淺近的訓話。向他質證。他竟茫無頭緒。良久開不出口。只是拚命的嗅那鼻煙。列位想想。讀書人荒卻布帛菽粟的經籍。不知自愧。卻要誇談什麼生僻的典故。可以算得學問麼。（絕大議論）宛比一個人赤條條沒穿上衣。下裳他不害臊。倒要考究什麼綉花鞋襪。空洞洞沒吃得三餐米飯。他不着急。倒要考究什麼應時細點。……說到這裏。隔座的何陸二人。連連催促道。够了够了。你還要到人家去手談咧。別溪望了一望壁鐘。便道。今天勸學所所長沈翔老（所長沈翔老）約我手談。這時恰到好處了。說

罷。倏。的。站。起。身。來。把。身。上。穿。的。雪。白。羅。紡。長。衫。略。一。整。理。不。覺。失。聲。驚。呼。道。阿。呀。
(究爲何事、閱者試猜之)正是

吹。毛。索。疵。嚴。格。批。評。振。衣。而。起。阿。呀。一。聲。

欲知事後且闕下文。

第七回 白羅衫沾染雙污點 黃寡老配列五高峯

別溪臨走時喊出一聲阿呀。衆人不解其意。向他呆瞧。別溪俯着頭。皺着眉。提起羅紡長衫的下截。給人觀看。原來這件簇新的雪白羅紡長衫。沾了兩塊垢痕。約有銅錢大小。又焦黃。又黏膩。不知是什麼東西。(閱者試回憶第十四回。便知是什麼東西)別溪向着檯脚一望。不覺臊足。大罵道。這老而不死的怪物。瞎了眼。睛爛了。良心怎麼把這又黃。又臭。又黏的東西。有意挂在檯脚上。沾污他人的衣服。他鼻子裏喜嗅鼻煙。他死後定罰入阿鼻地獄。受罪他擦了鼻涕。抹在檯脚上。

害人他十個指頭。定要害十個疔瘡。與罵街潑婦口吻酷肖。子彥道。別溪。這是你自己不好。偷然坐在隔座。便不會弄糟了衣服。誰叫你移了座頭呢。別溪道。我移座的時候。曾喚茶博士把檯角擦抹乾淨。誰想檯脚上還留着這骯髒東西呢。說着。又遷怒到茶博士身上。夾七夾八亂罵起來。比方才罵街的悍婦還要利害。茶博士慌着。趕緊取盆清水。陪着小心。替他把垢痕湔去。別溪還恨恨的說道。從今日起。老婁坐過的座頭。你須揩抹淨盡。倘再這般延誤。你可曉得本區的警察署長王軒老。署長王軒老。是我的老友。我只要在他面前歪歪嘴。包管打折你兩條狗腿。茶博士諾諾連聲。不敢違抗。在這當兒。別溪提着長衫。同何陸二人出門而去。別溪才離門口。茶博士走到外堂。喃喃罵道。小雞身上有幾許毛雀兒頭。上有幾許腦你五老峯的前程。攏總不過一個小小書記。生又不是官。到尙書吏到都。怎便大模大樣開口。署長閉口。署長仗着勢力來壓人。你打量我不知底細。

那曉我吃了油火蟲似的胸中雪一般亮像你這般憊懶人物要想同本區的署長往來背脊上挂胡琴只怕挨你不着消息子打鑼只怕影響全無你在坑缸內照照面龐仍脫不了一副窮形極相你從前幾個月窮得狗肝都出戴着開花帽兒拖着破頭鞋兒披着貼膏藥的衫兒三分像蹩脚七分像癩腮都一一在我眼裏現在得了一個小小前程擲去青竹竿忘卻討飯時在我面前竟裝腔做勢起來山中無老虎猴子也稱王虧我生了兩個鼻孔不然呢不是氣死定是悶死茶博士對着爐子指手畫脚的亂罵罵得口渴便把收拾的殘茶骨都骨都飲一個暢子彘笑向軼千道今天茶寮裏算是山膏大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罵人的悍婦才去別溪便罵起師古罵人的別溪才去茶博士又罵起別溪若要研究罵街的考據算得材料豐富美不勝收可惜師古早已跑了要不是呢這小小袖珍冊不知要收錄幾許故實咧軼千道別故實都不打緊只是五老峯三字來歷懷

疑。至。今。心。中。還。不。甚。了。了。子。彘。哈。哈。大。笑。道。方。才。別。溪。自。背。履。歷。你。不。曾。聽。得。麼。
便。掄。着。指。頭。兒。道。第。一。峯。廳。長。俞。雲。老。第。二。峯。館。長。杜。才。老。第。三。峯。所。長。沈。翔。老。
第。四。峯。署。長。王。軒。老。還。有。第。五。峯。他。可。不。曾。說。出。只。因。他。走。得。太。快。了。倘。在。這。裏。
再。坐。五。分。鐘。這。第。五。峯。定。從。他。自。己。口。中。迸。露。出。來。軼。千。道。第。五。峯。是。指。何。人。子。
彘。道。橫。豎。無。事。你。且。猜。他。一。猜。軼。千。道。別。溪。這。般。倚。老。賣。老。這。第。五。峯。大。約。就。指。
他。自。己。子。彘。搖。搖。頭。兒。軼。千。道。或。者。另。有。什。麼。政。界。要。人。教。育。鉅。子。做。他。的。第。五。
峯。子。彘。搖。搖。頭。兒。軼。千。道。左。猜。不。是。右。猜。不。是。那。可。猜。測。不。出。了。子。彘。道。別。溪。在。
圖。書。館。裏。占。得。一。席。飛。揚。跋。扈。旁。若。無。人。某。老。某。老。不。離。於。口。他。還。姘。識。一。個。黃。
姓。的。老。寡。婦。常。向。人。前。自。誇。豔。福。卻。被。考。據。家。婁。師。古。冷。冷。的。聽。個。清。切。便。輕。輕。
的。替。他。加。上。了。五。老。峯。徽。號。四。峯。以。外。第。五。峯。便。是。室。長。黃。寡。老。軼。千。笑。道。寡。老。
二。字。似。乎。太。俗。子。彘。道。師。古。尚。有。考。據。咧。他。說。集。韻。有。姻。嫗。二。字。作。戀。惜。解。寡。老。

卽。姻。嫖。之。轉。音。可。見。任。何。俗。語。一。到。考。據。家。的。口。裏。在。在。都。有。來。歷。軼。千。點。頭。道。是。談。了。多。時。已。過。四。句。鐘。子。彙。尙。有。要。事。匆。匆。而。去。正。是。

悍。婦。之。悍。 酸。子。之。酸。 山。膏。善。罵。 等。量。齊。觀。

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八回 可罵則罵罵亦多術 見怪不怪怪是用希

子。彙。去。後。軼。千。把。方。才。袖。珍。冊。上。的。紀。錄。重。又。看。了。幾。遍。覺。得。今。天。發。生。的。事。甚。爲。可。笑。子。彙。所。說。的。山。膏。大。會。可。謂。確。切。不。移。外。堂。的。婦。人。開。口。一。罵。內。廂。的。茶。客。也。罵。起。來。了。不。相。干。的。茶。博。士。也。罵。起。來。了。難。道。這。個。罵。字。也。有。傳。染。的。性。質。麼。師。古。研。究。的。是。罵。的。典。故。然。而。還。不。曾。研。究。到。罵。的。性。質。罵。的。性。質。卻。可。分。爲。四。類。你。罵。我。我。又。罵。你。喚。做。交。換。罵。方。才。吃。講。茶。的。婦。女。可。納。入。第。一。類。甲。罵。乙。丙。又。罵。甲。喚。做。連。續。罵。方。才。別。溪。罵。師。古。茶。博。士。又。罵。別。溪。可。納。入。第。二。類。忽。而。

罵人。忽而挨罵。忽而又去罵人。忽而又要挨罵。喚做循環罵。現在名流專罵官僚。比及做了官僚。又被其他名流所罵。比及退爲名流。又把其他官僚痛罵。只緣一進一退。挨罵者可以罵人。罵人者亦可挨罵。循環不已。可納入第三類。一個時期。拚命罵人。一個時期。拚命挨罵。喚做分期罵。現在青年學子喜罵腐敗官僚。然而一二十年以前。這些挨罵的腐敗官僚。也是個罵人的青年學子。只緣地位不同。罵人的落得罵人。挨罵的由他笑罵。彼一時。此一時。可納入第四類。軼千獨自思索了一回。便把自己的見解。也都在袖珍簿上。一一寫了。明日見了師古。也好充做談料。寫畢。振衣出門。早見卜知文等。一輩小學教員。匆匆忙忙。迎面而來。 (何忙之有) 見了軼千。略把頭兒點了一點。也不說什麼。通常套語。軼千甫離茶室。隱隱聽得這幾位大教育家。抵掌狂談。口中嚷什麼。健咧開咧。扣何咧。福而好乎。司咧可惜。軼千走得太速。這一篇光明正大的教育談。不曾細細領教。教育家

本分東洋西洋兩派這般佶屈聱牙的術語或從西洋灌輸而來也未可知軼千既是門外漢小子編的茶寮小史也不是研究教育的專書所以這幾位大教育家的崇論弘議也只得略而不詳了話休煩絮明日下午軼千到茶寮裏去候師古壽眉房內止有兩位少年在那裏品茗一是子彜的外甥袁志新一是子彜的長子少彜軼千都招呼了泡茶坐定少彜道方才遇見師古先生他說本約在此地相敘因有要事尙須接洽請軼翁略待半句鐘事畢便來踐約軼千道橫豎無事略待不妨志新道提起師古令人頭疼前天同他在此間喝茶言論齟齬幾乎衝突起來少彜道本來你的思想新得過甚師古先生的舊學是很深的自信力又是很堅的宜乎開出口來易生衝突軼千道師古由他師古志新只管志新學問本是公器思想儘可自由止可在學理上辯論不可在感情上衝突志新拍手道軼翁這幾句話卻甚公允前天師古偷知此意便不該睜開兩隻怪眼向人惡

狠。狠。地。瞧。着。少。彘。道。你。既。發。了。這。般。怪。論。便。怪。不。得。人。家。要。睜。開。怪。眼。了。志。新。道。
 少。所。見。者。多。所。怪。把。我。正。論。當。作。怪。論。卻。也。不。能。怪。你。少。彘。道。見。怪。不。怪。其。怪。自。
 絕。你。有。什。麼。怪。意。見。怪。議。論。儘。可。明。白。宣。布。我。自。有。捉。怪。之。法。軼。千。道。二。位。又。鬧。
 什。麼。怪。不。怪。了。辯。論。何。妨。辯。論。卻。不。可。互。相。怪。怨。有。傷。感。情。少。彘。道。吾。同。志。新。表。
 兄。玩。笑。慣。的。決。計。不。傷。感。情。現。在。開。始。辯。論。請。軼。翁。做。公。正。人。誰。是。正。論。誰。是。怪。
 論。一。經。軼。翁。評。判。我。也。怪。不。得。志。新。志。新。也。怪。不。得。我。（上。文。迭。用。三。十。六。罵。字。
 此。處。又。迭。用。一。十。九。怪。字。一。罵。一。怪。相。映。成。文。）軼。千。點。頭。認。可。志。新。道。我。說。中。
 國。文。字。有。種。種。阻。礙。即。不。廢。棄。亦。當。改。造。少。彘。道。吾。說。中。國。文。字。有。種。種。便。利。主。
 張。廢。棄。的。全。是。夢。囈。主。張。改。造。的。無。非。癡。話。志。新。道。華。字。不。用。字。母。拚。合。實。用。上。
 便。生。阻。礙。一。華。文。字。典。檢。查。甚。難。二。華。文。電。報。繙。譯。需。時。三。軍。用。旗。話。宜。西。文。不。
 宜。華。文。四。打。字。機。器。宜。西。文。不。宜。華。文。以。上。所。說。的。阻。礙。都。由。不。用。字。母。拚。音。而。

起。所以中國文字僅僅適用在閉關時代。斷難適用在大同世界。少彙道你的說話。真是一孔之見。須知世界萬國的文字。惟我中國文字最爲便利。一字一音一音一義。整齊簡括。無出其右。卽以形式而論。中國文字所占的部位。最有規則。鈔錄及印刷的時候。每幅若干行。每行若干字。一經預算。永無舛錯。歐美文字。卻無這般便利。遇着尷尬的時候。硬把一個字劈分爲二。上半截在前行。下半截在後行。完全的字。偏偏腰斬起來。成何模樣。成何格式。再以筆畫而論。中國文字的筆畫。異常簡單。試就一個「千」字作證。攏總不過三筆。讀時止有一音。可謂極其簡單的。了。與「千」字同意的英文。卻用八個字母拚成三個。是元音五個。是僕音寫時。既屬費手。讀時又苦。聲牙比較起來。誰便利。誰不便利。志新聽着。尙想再駁。軼千聞得。腳步響。離座說道。師古先生來了。師古邁步入室。志新卻不願與他交談。揚長自去。師古方才坐定。便問軼千道。昨天寫的袖珍冊。你可曾帶來。軼千道。特

地。攜。來。專。誠。候。教。師。古。喜。道。我。可。把。這。幾。條。故。實。一。一。奉。告。了。又。向。少。彛。道。你。也。細。細。聽。着。讀。書。人。多。記。幾。樁。故。實。獲。益。真。非。淺。鮮。咧。說。着。懷。中。的。鼻。煙。壺。早。又。摸。了。出。來。茶。博。士。張。着。冷。眼。恐。他。再。把。涕。液。抹。在。檯。脚。上。發。生。什。麼。口。角。正。是

談。吐。風。生。顧。盼。自。若。旁。觀。者。清。留。心。檯。脚。

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九回 失館地自取其咎 改門聯何以爲情

師古提起精神。搭足架子。索過袖珍日記。把軼千昨天所錄的故實。一一過目了。忙道。鈔得不錯。速記生的本領。煞是不小。（較之考據家何如）說着檯角上。卜卜幾響。早倒了一大堆鼻煙。引得爐灶邊的茶博士。倏的回轉頭來。（師古敲檯角。博士看檯脚）師古把袖珍冊還了軼千。少彛湊過頭來。才看得數行。便已撲嗤一笑。師古道。昨天這兩個罵街婦人。倒也出口成章。有典有則。倘把一席話完全。

聽得了。一一加以考據。也可算得一種著作。可惜沒聽得幾句。五老峯突如其來。竟做了重九日催租。敗興少彘道。今天恰是重五（點明時序）不是重九。師古道。他也恰是五老峯。不是九老圖。說着哈哈大笑。軼千道。昨天一席話。雖沒鈔錄完。全然這小冊子上。卻也摘得十餘條。嘗鼎一臠。勝於過門大嚼。倘先生不吝賜教。逐條考據起來。益人智慧。定然不少。師古道且慢且慢。今天本約着子彘同來聽講。無如事不湊巧。他家西席許彬甫。正與子彘大開交涉。糾纏不休。（可是巫蘭人出的主意）我想從中排解。彬甫因曉得繼任西席是我介紹的。（回顧十五回）便也與我爲難起來。實則彬甫的飯碗。是他自己砸破的。咎不在我。（酒瓶累及飯碗）子彘辭了他。我才薦人。不是我薦了人。子彘才去辭他。這層道理。極易明白。奈他窮極無賴。有意歪繞。苦苦的把我繞住了。幾乎脫不得身。我恐你久坐茶寮。等得焦躁。恰見少彘要來喝茶。我便託他寄個口信。請你少待。後來我費

了許多脣舌。才得脫身。便匆匆前來踐約。走到中途。恰遇見了老友許漢儒。立談片刻。他說。隔一會兒。也要到茶寮裏來敘話。爲這緣故。小冊子裏的考據。暫弗發表。且待漢儒到來。再行開講。聽者越多。講者自然越有精神。卻有這許多做作。軼千道。漢儒先生也是當今績學之士。記得清明日曾在此間茶敘。闊別至今。倏已數月。回顧十一回。師古道績學二字。呢漢儒尙談不到。此但他也曾下過一番功夫。學問雖不甚佳。卻好算得翰墨林中的三腳貓。漢儒既稱三腳貓。師古當號兩腳書廚。說到這裏。笑道。三腳貓三字。雖是諺語。卻有來歷。明朝郎瑛做的七修類稿。早有此語。軼千連連點頭。服他淹博。少彛道。師古漢儒兩先生都是家嚴的畏友。要談考據。須尋師古先生。要談詩詞。須尋漢儒先生。師古道漢儒談的詩詞。我卻不甚許可。少彛道。漢儒先生善於集古。他門前貼的對聯。集句之妙。真如無縫天衣。師古聽着。睜圓了雙目。忙問。貼些什麼聯語。少彛道。這聯語不但。

別具巧思。抑且大占身分。上聯是豈有文章驚海內。下聯是杳無消息過江東。上聯是老杜句。下聯是少游句。但論字面。早已銖兩悉稱。巧不可階。漢儒先生在前。清時又做過江東的縣令。急流勇退。挂冠歸來。所以下聯七個字。其中頗有寄託。師古聽到這裏。睜圓的雙目。卻又合成一線。描摹笑態。忙問他門前仍貼這副聯語麼。少彘答道。仍貼這副聯語。師古哈哈大笑。笑得起勁時。鼻觀裏兩道流泉。隨着笑聲而出。不是破涕爲笑。竟是破笑爲涕。茶博士早把抹布執在手中。比及師古擦去鼻涕。茶博士皺著眉兒。擩起着嘴兒。把檯腳上挂的涕液揩抹一個淨盡。師古狂笑。依然毫不介意。軼千少彘。莫名其妙。卻被師古笑得呆了。笑定然後問他好笑的緣故。師古道。漢儒貼的門聯。曾經鬧出一樁笑話。我偶然想及。所以好笑。二人忙問有何笑話。師古道。論理呢。君子掩惡而揚善。漢儒既是我的老友。不便揭他短處。但他這樁事。卻可警戒世人。我便說了出來。想也無傷道德。漢

儒在江東做了一任縣令。敲脂吸髓。細大不捐。士民不堪其虐。便在上司衙門告了他十多款。他着了急。趕到上司面前。哀求保全。伏地不起。涕泗橫流。（可曾抹在檯腳上）上司叫他自行告退。剋期交代。便可免登白簡。稍全體面。他沒奈何。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可曾抹在檯腳上）把冷銅印。忍痛交出。離任的一天。江東父老。擗着天高地薄的德政旗。捧着冥鏹紙錠的送行禮。齊集東門。同這賢宰官祖餞。他得了消息。潛從西門動身。才免得一番窘辱。比及退歸林下。他便大吹法螺。誇說江東父老怎樣的口碑。載道感念。使君倘非瞞着士民。東裝就道。一定被他們臥轍攀轅。留住不放。他又老着面皮。集成這副門聯。抬高自己的聲價。誇張自己的政績。那知貼在門上。隔得一宵。便有好事的把下聯換去四字。他見了氣。個半死。從此撤除門聯。十餘年不曾張貼。現在怎麼又把這門聯張貼了。回想前情。那得不笑。二人又問道。換的是那四個字。師古道『杏』換『更』『過』換『見』

「消息」換「面目」照此讀法當作何語軼千道變做「更無面目見江東」了說着三個人拊掌大笑笑聲才斂那無面見江東的早已大模大樣走入茶寮正是名驚海內愧見江東昨日酷吏今日詩翁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十回 炫才情侈口談學 善戲謔洗耳聽恭

漢儒走入茶寮一一招呼了忙問少彝道尊甫怎麼不來少彝把彬甫糾纏的事約略說了軼千敬了漢儒一杯茶便道清明一別又是端陽先生案頭著作當增多許漢儒道近數月來不甚做詩單把積年拙稿從事整理預備付諸剞劂軼千道大集出世定必包羅萬象鴻富異常漢儒拈着短髭道拙著驚海堂集（集名闊大）雖不好算鴻富卻也不甚單薄驚海堂三字是拙集的總名其中別類分門共分八十三集每集得古今體詩百餘首綜計全詩凡一萬二千三百餘首軼

千聽着很覺驚異。少彘吐出半個舌尖。良久縮不進去。單有師古連嗅鼻煙微笑。不語漢儒道這八十三集名目繁多。有朝天集（可有剷地集）有夢蝶集（可有吹牛集）有粉榆集（可有苞苴集）有甘雨集。有江東集。有攀轅集。有還山集。其餘集名不可勝舉。排比既屬費時。付刊亦非易。現在擬把攀轅一集先印單行。本內有留別江東父老一百二十首詩。雖不甚佳。卻也語語悱惻。情見乎詞。印了出來。也可表明我三年政績一片冰心。說着微微哦道。自笑匡時好。才調被天強。派作詩人哦了。又哦大有目空一切之概。師古道人患才少。子患才多。漢儒的詩集未免太富了。趙秋谷的因園集可算鴻富。其中止分得一十三集。查初白的敬業堂集也很繁博。其中止分得五十三集。現在尊著驚海堂集卻有八十三集之多。可謂駕趙軼查。後來居上。漢儒笑道。師古說話處處都有考據。虧你有這許多記憶力。師古道。今天恰有幾個考據題目。專待你來一同討論。說着便向軼千索。

了袖珍冊授給漢儒觀看漢儒摸出眼鏡架上鼻梁揭開冊子看得數行便說胡鬧胡鬧這是甚麼話值得我們考據軼干忙把昨天婦人口角情形敘述一遍漢儒笑道師古的脾氣愈弄愈古怪了像這般事也要用着考據工夫豈非白用心思浪費筆墨師古大聲道一物不知儒者之恥怎好說是沒用說着便把檯角殘煙很命的嗅了三嗅大有忿然作色之概(可謂三嗅而作)漢儒道前言戲之耳你談考據甚願洗耳恭聽師古回嗔作喜摸出煙壺向漢儒面前敬了些鼻煙又在自己面前卜卜的敲了幾下便道漢儒你也是泛覽羣書的今天卻要考你一考這小冊子上所錄的你可有幾條曉得來歷漢儒道這卻是個難題只怕要被你考倒咧因把袖珍冊仔細觀着駢着兩個指頭兒蘸些煙抹在鼻邊凝神了一會兒便道膈膈膊膊(第二條)彷彿在古樂府中見過中飯(第一條)見於唐詩山僧相期勸中飯這句卻記不得是何人所作高聲大罵(第六條)彷彿出於文

選夜叉（第八條）見於唐人說部我所曉得的止此數條但是依稀彷彿不甚確切師古連連點頭軼千少彝聽着也甚佩服漢儒又指着第五條道出恭二字怪齷齪的難道也有來歷師古道你休小覷這出恭二字道在矢溺其間也有一番考究漢儒道你講出恭我便聽你講出恭方才說洗耳恭聽現在要把恭聽二字鈎轉變做洗耳聽恭了（妙語解頤）這句話不打緊卻把軼千少彝二人引得哈哈大笑軼千更覺笑不可仰捧着肚子只喊嘎啣嘎啣（前次捩腿此次捧腹可謂遙遙相對）師古岸然自若毫無笑容（上回他人未笑師古先笑此回他人都笑師古偏偏不笑）一壁兒嗅煙一壁兒想那報復的說話隔了片晌便冷冷的說道漢儒我只道你但會集句卻不料你也會點竄成語（語中有刺）你這改頭換面移花接木的方法是誰人傳授你的（語中有刺）漢儒聽得師古鬪機鋒的話兒知他素性戇直生怕老羞成怒把自己的痛瘡一齊揭破（痛瘡揭破久

矣。忙把別話同他兜搭。跌千少彘也。怕師古說出甚麼話。使漢儒當場丟臉。因向師古恭維了幾句。師古方才解慍。便道：「你們要聽我講出恭的故實。只許靜聽。不許惡謔。當卽喝了幾口茶。打掃喉嚨。把出恭的來歷。元元本本。從頭講來。正是一字顛倒。故弄乖巧。休矣先生。何須着惱。」

欲知後事。且闕下文。

第十一回 談掌故出恭入敬 逢紀念彩烈興高

師古道：「出恭二字相沿已久。里巷常語。說到如廁。都道出恭。出恭只知其所當然。不知其所以然。出恭二字終無確解。後來說得油滑了。凡屬遺矢。便喚做恭。又把遺溺喚做小恭。實則遺溺祇可喚做小便。不可喚做小恭。小便二字來歷很古。左傳上說：「師慧過宋朝。將私焉。杜預註道：『私小便也。』」杜係晉人。可見小便二字。晉代已流行。此語吾輩說到遺溺。文言之曰私。俗言之曰小便。都無不可。惟萬萬不可。

喚做小恭小恭二字實在不典。軼千笑道：要聽先生講出恭怎麼只講小便。師古瞧了軼千一眼，便道：借賓形主文家常法。小便賓也，出恭主也。賓主分明，文章才見精采。這章法是萬萬不可亂的。（出恭談片，也有章法）說着，嗅了些鼻煙，又道：從前逢着歲試科試場中，設有出恭牌，士人領得此牌，才可離開號舍自由行走。便是要遺溺的，也必領了出恭牌，才可如廁。因有此例，所以大家把出恭二字當做如廁的通稱。後來科場規則屢經沿革，出恭牌早經廢止，出恭的名稱卻已流行遠近，成爲一種常語了。漢儒點頭道：你的說話卻也近理。但出恭牌三字不見載籍，未免鑿空無據。師古道：怎說鑿空無據？大明會典上說明初太學的制度，祭酒司業升講堂，正中置一大牌，寫着整齊嚴肅四字。諸生入者領入敬牌，出者領出恭牌。此制頒行以後，所有學校皆沿此例。清初歲科試場中，沿襲明制，所以有出恭牌之設。載籍具在，豈能僞造？漢儒無詞可駁，惟有首肯。軼千少彘二人連連。

拍掌歡迎他的。出恭。據在這當兒。壽眉房裏。又來了一位翩翩少年。在座諸人。惟有軼千同他認識。忙卽站起招呼道。翰香兄。你怎麼也到這裏來。翰香道。特地來找卜知文。不曉他可曾來過。少彘道。我也難得到此。喝茶。此間茶客不甚熟悉。待問茶博士時。茶博士把抹布搭在肩上。笑嘻嘻的走來。說道。先生要找卜先生麼。他須四點鐘後才來。現在已交三點半鐘。先生喝一會茶。他便來了。說着忙問。先生要泡紅茶呢。淡茶呢。(茶博士頗會招攬主顧)少彘也勸翰香泡茶。少待翰香便喊了一壺雨前。同少彘並肩坐了。轉角便是師古的坐位。茶博士見翰香衣履翩翩。生怕弄髒了他的衣服。隨取抹布從檯角揩到檯脚。軼千想着昨天的事。暗暗好笑。師古見檯角上的餘煙都被茶博士抹去了。要待發作。又礙着生客在座。只得睜開怪眼。惡狠狠的瞧了茶博士幾瞧。(抹卻檯角煙。剗卻心頭肉)翰香徧詢了在座諸人的姓字。少彘也把翰香的姓字職業。介紹與衆人知曉。原來翰

香姓李是少彘的同事。在女子高等小學裏擔任算學教科（原來是花鼓教員的同事）彼此寒暄了幾句。少彘便問翰香找那姓卜的做甚。翰香道無事不登。三寶殿姓卜的欠了我一注賭錢向他索時野雞躲了頭的不曾會見一面白白的賠了許多脚步打聽得他同一輩賭友（明明是大教育家竟以賭友呼之罪過罪過）常在此地喝茶所以趁着端午放假破工夫到此找尋少彘道他何時欠你的賭錢常言道賭錢不隔夜隔了夜便要賴翰香道我欠了他的錢分文都不能抵賴他今欠了我十五塊錢怎好任他抵賴。今天是陰曆五月五日他欠我錢時還在陽曆五月七日（四字觸耳）這句話別人聽了還不覺得甚麼軼千聽了覺得有些刺耳忙道只怕足下誤記了五月七日。是國恥紀念日。咧翰香道只爲這天是國恥紀念會好容易的放了一天假卻被知文拖去打了十二圈的牌。往常的牌總是我輸的。這天恰徼倖賭神菩薩收徒弟臨結算時我卻贏了知文。

一底半碼子（原來是十塊底）軼千道。這是知文的不是。翰香道。可不是呢。他也是學界中人。怎麼圖賴他人的錢鈔。軼千道。我說他的不是。圖賴錢鈔。還是小事。最不該的。擔任教育專業。卻在國恥日。拖人賭錢（教育界聽者）。足下。試想國恥紀念紀念些什麼。無非是痛定思痛。念茲在茲的意思。知文身任崇實學校的教員。平日好爲議論。誇談教育。難道國恥二字。胸中還不甚了解（教育界聽者）。教育界是社會的先導。倘然逢着國恥紀念。面子上愁眉淚眼。背地裏彩烈興高。叫那社會前途。怎有希望（教育界聽者）。翰香道。先生太認真了。目今世上做的事。誰也不敷衍面子。知文在休假日。打牌消遣。尙算顧全面子。倘似勸學所長沈翔雲（五老峯之一）、鎮日鎮夜。大打撲克。先生見了。不知要怎樣的詫異。咧漢儒接口道。不錯。不錯。翔雲是素有撲克癖的。他無論到那裏去。一副撲克牌。總在懷中藏着（可謂懷中秘寶）。軼千聽了。暗暗嗟嘆。師古覺得不耐煩。連連催促道。你們

閑談不打緊，卻把我的考據文章弄得七零八落不成片段了。快快翦住閑文，言歸正傳。咧，正是

彼談賭博，此誇淹博。同是一博，而分雅俗。

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十二回 考據家文章圖結束 旁觀派俚曲作收場

原來師古見茶博士抹去檯角殘煙，心中正自不樂他的考據學與鼻煙有密切之關係。考據學比方是個機輪，那鼻煙便是活動機輪的燃料。燃料一斷，機輪便不得活動。在軼千翰香辯論的當兒，師古不管別的，只把煙壺裏的煙卜卜的敲出一大堆，然後慢騰騰地一抹一抹的抹進鼻孔（算是接濟燃料）比及鼻煙抹完同座的辯論還是滔滔不竭。師古的考據學沒得當兒插入，宛似一部汽機裝足了煤，生足了火，只是按住關鍵，不許他的機輪活動。叫他心中那有不納悶之

理這時可按捺不住了。硬把人家的談論剪斷。只圖結束自己的一篇考據文章。便也不管人家願聽不願聽。照着袖珍冊上的題目。倒瀉瓶水般的一口氣講了下去。什麼「一聰」的聰字（第二條）參考越語肯綮錄。應該寫作寤字。參考六書索隱。應該寫作忽字。什麼「虔婆」二字（第四條）見於輟耕錄。什麼「三隻手」的來歷（第七條）出於洞冥記。什麼「舌頭」二字（第九條）見於杜荀鶴詩。什麼「捉賊要捉賊。捉姦要捉雙」兩句話（第十條）出於畫簾緒論。什麼「壽頭錢頭」（第十一條）各有本義。壽頭的本義是說壽字。豬頭錢頭的本義是說錢頭。當歸不到三分鐘功夫。他的考據文章要算草草完卷（第十七回之懸案。至是結束）那時漢儒正想動身。只因茶錢尙沒人會去（可惜沒有吃講茶的來會鈔）不便先走。所以師古談考據漢儒只是唯唯諾諾。不贅一詞。軼千受了刺激。心不在焉。聽而不聞。師古談他的考據軼千只是想他的心事。翰香雖然在座。聽

了。師古這些沒頭緒的話暗暗好笑。笑這老先生定有神經病的。在座諸人惟有少彛聽得顛頭簸腦十分滿意。師古談完考據滿擬享受衆人幾句頌揚一陣鼓掌。那知大家都是默默無聲。宛似沒有聽得一般。翰香見時候不早。知文尙未到。來喚過茶博士把五壺茶錢一齊會去。（不曾索得賭賬。卻先會去茶鈔。）軼干同他搶會。早已不及。少彛說一聲。怎好破鈔。師古漢儒巍然不動。連客套話都不說。一句翰香會過茶鈔。匆匆告別去。後漢儒才向師古道。你的考據學真是細針密縷。周匝異常。倘把種種俗語徧加考證。倒是絕好一部著作。師古道。你便不說我也。早有此意。以古代言之。沈氏有俗說三卷。劉氏有釋俗語八卷。可惜書皆不傳。以近代言之。翟晴江有通俗編。錢辛楣有恆言錄。錢可廬有邇言。毛西河有越語肯綮錄。茹三樵有越言釋。可惜東鱗西爪不甚完備。區區竊不自揣……話沒說完。忽聽得有人隔着欄杆喊道。列位且慢談論。小可有幾句簡短的演說。當着

列位面前獻拙。不知可使得麼。師古抬眼看時。見那人約莫三十多歲。面貌拙樸。衣衫黯淡。既不像演說家。又不像吾道中人。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正怪着他。剪斷談論。誰叫你先剪斷他人的談論。立即別轉頭去置之不理。漢儒少彘也。怪那人突兀各各。默不做聲。惟有軼千恭恭敬敬的答道。足下既有高見發表。某等理合靜聽。漢儒急道。鄙人尚有要事。恕不奉陪。人家會了鈔。便想脫身。軼千道。漢儒先生何惜。留片刻不如聽了演說。大家同走。漢儒沒奈何。只得且住。爲住。那人不慌不忙。站起說道。小可是一個小本經紀之徒。既不曾應過考試。挂着舊學的幌子。又不曾入過學校。博得新學的頭銜。今天端節收帳。走得乏了。道經茶寮。暫時憩息。列位先生在內廂談話。小可一一聽得清切。言者無心。聽者有意。骨髄在喉。不得不吐。小可雖然讀得不多。幾本書識得有限。幾個字然對於新舊兩派。卻無一毫成見。果然有益於國家。有功於社會。新學也好。舊學也好。設或無。

益。於。國。家。無。功。於。社。會。新。學。也。不。好。舊。學。也。不。好。小。可。卻。有。一。隻。俚。歌。是。專。爲。讀。書。人。進。忠。告。的。列。位。先。生。不。嫌。鄙。俗。小。可。便。斗。膽。亂。道。了。說。着。引。長。喉。嚨。唱。着。莊。嚴。的。歌。調。道。

四。座。且。莫。躁。諸。位。且。莫。笑。拚。着。一。分。兩。分。的。鐘。兒。聽。小。可。幾。句。芻。言。奉。告。方。今。四。海。鼎。沸。中。原。雲。擾。妖。星。晝。見。鵩。鷂。夜。叫。豺。虎。騰。於。原。野。狐。兔。踞。於。堂。奧。國。勢。搖。搖。宛。比。巨。浪。打。孤。棹。大。局。岌。岌。恰。似。疾。風。摧。枯。草。怎。麼。四。萬。萬。神。明。裔。胄。想。不。出。一。個。安。邦。定。國。的。計。較。有。些。說。這。是。人。民。的。智。識。不。高。有。些。說。這。是。社。會。的。程。度。不。到。但。使。一。旦。教。育。普。及。自。有。轉。弱。爲。強。轉。貧。爲。富。的。功。效。這。些。雖。是。根。本。之。談。顯。撲。不。倒。然。而。後。顧。茫。茫。不。知。何。年。何。月。何。日。何。時。方。能。做。到。小。可。在。這。當。兒。只。有。巴。巴。的。盼。望。默。默。的。祈。禱。盼。望。些。什。麼。盼。望。那。優。秀。分。子。做。庸。夫。愚。婦。的。先。導。祈。禱。些。什。麼。祈。禱。那。學。界。人。物。把。腐。敗。社。會。重。行。改。造。無。如。睜。

開眼來。四下細瞧。只落得望梅不能止渴。畫餅不能當飽。沒知識的人。果然昏昏沉沉。大夢未覺。有程度的人。卻也新新舊舊。彼此紛擾。新的新得。不可開交。（袁志新等聽者）舊的舊得。莫名其妙。（婁師古等聽者）新的推倒。綱常掃除。名教只指望摧燒。二千餘年。聖經賢傳。拆毀廿二行省。學宮文廟。舊的錮塞。聰明冬烘。頭腦只指望誦韓文。把鱈魚嚇退。讀孝經。把黃巾咒倒。新的跳上講壇。目空八表。比及下了講壇。卻與牧豬奴結爲同調。（沈翔雲卜知文等聽者）舊的擁着臯。比岸然道貌。比及離卻臯。比便有許多事。不堪報告。（許彬甫巫蘭人等聽者）無論新新舊舊。總是一般可笑。講什麼愛國愛羣。刻什麼詩稿文稿。（張子彝許漢儒等聽者）談什麼瓊碎考據。做什麼人倫師表。眼睜睜把國民引入歧途。好端端把青年攙進鬼廟。你們有程度的人。先自顛倒。卻叫沒智識的人。怎不胡鬧小可。一一看在眼裏。今日裏依實奉告。莫怪我心直口快。莫

恨我胡言亂道。小可說完這一席話。便要到家各戶收賬去了。那人唱罷道聲獻醜揚。自去軼千出神了。多時舉眼看時。漢儒師古少彛。都不在座。不知何時走去。只得怏怏出門。那時晴空無雲。斜陽暄麗。軼千的眼中望去。卻似昏昏沉沉。垂着黑幕一般。正是

三間茶寮。數種人物。如是我聞。語出於佛。



(遣)

(愁)

(集)

八册

一元二角

清初張貴勝輯。內分五十一明。

雋永風流。無聊中閱之。可以

閱之。可以遣愁。爲稗海中

(香)

(祖)

王漁洋爲

筆記。此香

其師法。

